

# 太平年剧情介绍

## 在线观看 演员表

第 1 集	第 2 集	第 3 集	第 4 集	第 5 集	第 6 集	第 7 集	第 8 集	第 9 集	第 10 集
第 11 集	第 12 集	第 13 集	第 14 集	第 15 集	第 16 集	第 17 集	第 18 集	第 19 集	第 20 集
第 21 集	第 22 集	第 23 集	第 24 集	第 25 集	第 26 集	第 27 集	第 28 集	第 29 集	第 30 集
第 31 集	第 32 集	第 33 集	第 34 集	第 35 集	第 36 集	第 37 集	第 38 集	第 39 集	第 40 集
第 41 集	第 42 集	第 43 集	第 44 集	第 45 集	第 46 集	第 47 集	第 48 集		

该剧根据一千多年前吴越国“纳土归宋”这一著名历史事件展开的艺术创作。讲述了五代十国时期，钱弘俶（白宇 饰）、赵匡胤（朱亚文 饰）、郭荣（俞灏明 饰）三位有志青年经历了家国动乱、秩序崩溃、生灵涂炭后，逐渐认识到只有国家一统才能摆脱战火国殇。钱弘俶于政权动乱之时扛起吴越国主的重任，“保境安民”，福泽一方；历经战乱的赵匡胤则延续了郭荣未竟的事业，建立北宋政权，严明军纪，改革弊政，安定民生，慎用兵戈，一扫五代丧乱之颓风，向着天下太平一步步迈进。最终，在北宋统一的大势和天下黎庶的企盼面前，吴越王钱弘俶封疆献土，“纳土归宋”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。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、对统一大势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。

## 第 1 集：乱世迷局，内忧外患

公元 907 年，大唐余烬熄灭，宣武军节度使朱温领兵自立为帝，建立后梁，从此中原权柄频移，藩镇相斫，轰然开启五代十国的序幕。所谓五代十国，指中原大地失去唯一“话事人”，变成一个巨大斗兽场，五个朝代轮番交替，十几个割据政权，统称“十国”，天子宁有种耶？兵强马壮者为之尔，只要拳头够硬就能当皇帝，便是这个时代最极致的写照。

没过多久，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破后梁，建立后唐，延续了十三年国祚。然而李存勖死后，心腹大将石敬瑭谋朝篡位，他为夺取帝位，以燕云十六州为赂，借契丹铁骑灭后唐，更是认作小自己十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，甘作“儿皇帝”，此举导致中原门户大开，北方游牧民族长驱直入，遗祸数百年。

转眼时间来到公元 941 年，正值礼崩乐坏，关中大旱，赤地千里见饿殍，百姓易子而食。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奉旨征粮，率铁骑横行泾州，因农户疾苦无所出，他下令既然交不出粮，干脆拿来抵。围庄三日，日杀数千，城头悬首累累，遍地残躯碎骸，更驱活人投入巨磨，碾作肉糜，分给士卒充军粮。养子张怀素天性仁孝，目睹惨状而心生不忍，谏阻无果反被张彦泽杀害，掌书记张式亦性命垂危。

十日后，赵弘殷、赵匡胤父子奉天子诏，持旌节率轻骑驰至泾州。但见黄沙漫野，白骨散落，一方木牌斜插土中，血书“春磨砮”三字森然夺目，常见于军阀惯用酷刑，取“春磨”之意，将活人如谷物般捣碎碾磨。

守营官兵完全不把赵氏父子放在眼里，闭门拒诏，骄横倨傲，声称就算天子来了也要守规矩。赵匡胤年轻气盛，当场拔刀相逼，镇住守军，救出张式，转头就被亲爹挥鞭痛笞，抽得他皮开肉绽。赵弘殷叱骂儿子不知天高地厚，妄逞匹夫之勇，直至鞭断方歇。这顿打，表面是惩戒，实则是老将的生存智慧，锋芒太露往往死得最快，唯有“藏锋”方可保命。

就在这时，追兵骤至，赵氏父子率人保护张式，一路破围斩关，突出险境，星夜驰归终返京师复命。眼下赵匡胤尚无一官半职，只能跪候于金祥殿外，满脑子都是理想主义者的茫然与愤慨，他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

将门子弟，难以想象世间竟有如张彦泽这般暴虐无道之人，更不解此等人物何以执掌一方权柄。

殿内气氛凝重，张式泣述泾州惨状，字字血泪。齐王石重贵建议严查，石敬瑭反以构陷节帅为由，将张式交还张彦泽处置。石敬瑭本欲追究赵弘殷父子擅闯军营之过，中书令冯道忽然连声咳嗽，以目示意，这位官场不倒翁最擅长的就是在关键时刻“和稀泥”，石敬瑭心领神会，遂不再追究。离宫途中，赵匡胤犹自愤慨难平，他不懂为何正义在强权面前显得苍白，更不懂人命如草芥，一路上喋喋不休。赵弘殷突然开口打断，表示已为他定下贺家三姑娘这门亲事，嘱他早日准备完婚。

反观安重荣想造契丹的反，石敬瑭为向义父表忠心，决定帮契丹平乱。打仗要粮草，钱从哪来？石敬瑭眼珠子一转，目光就投向了东南角的“钱袋子”吴越国。说起吴越，自钱镠立国以来，世代奉行“善事中原”之策，无论中原皇帝是谁，每年都会称臣纳贡，花钱买平安，并借中原威势牵制强邻南唐。

所以，吴越国虽然不大，却是当时最富庶的“纳税大户”，子孙后代守着杭州这方富贵地，倒也偏于一隅。可太平底下，往往藏着暗流，明面有军心不服，几欲生变，周平聚众讨赏，愤言将士血战所得粮秣，凭什么尽数献给石敬瑭这老贼；暗地里又有贪墨军资，瞒天过海，东府主管机宜慎温其持教令前往内库提绢，反而被指挥使何承训拦在门外。

两件事闹得动静不小，身为右统军使的胡进思直接出手，先是以军法斩了周平，再是扬鞭痛责何承训，强令开库。吴越王钱元瓘念及周平往日忠勇，避免寒了将士们的心，命令大儿子钱弘俊开内库抚恤其家，补发军中拖欠赏赐。

何承训与内衙都监使杜昭达早有勾连，唯恐开库败露，急忙向山岳社大东主程昭悦寻求帮助。程昭悦是城内手眼通商的豪贾，授意他们以杂色绢帛充塞箱中，先行装车，以应王教。慎温其还未入库监选，发现满车绢帛早已装载完毕，带着一肚子疑惑回报给钱弘俊，九郎君钱弘俊年纪尚轻，却机敏过人，识破运绢木箱形制并非宫制，倒像是山岳社商号所用。

再说那何承训，一个小指挥使，上任才两年，竟在西湖边买了两套三进的大宅子，娶了九房小妾，就好比保安队长在北京二环买了两套四合院，任谁都得产生怀疑。指挥使戴恇心如明镜，勒令何承训呈上两年间所有收支账籍。何承训心慌了，钱弘俊心动了，他为查清山岳社底细，乔装化身成渔家小厮“九斤”一探究竟。

恰逢程昭悦与南唐“秦淮社”的东主李元清密会，二人谈笑间提及吴越王世子新丧，大王病重，储君位空悬，放眼望去唯有三人机会略大，他们分别是声望最隆的大郎钱弘俊，手握兵权的三郎钱弘侑，以及时任镇海镇东节度副使的六郎钱弘佐，而前两位皆为养子，唯有钱弘佐是亲生，只是父子俩感情淡漠，动向难测。

正说话间，钱弘俊端鱼生入内，李元清目光如刀，一眼看出这仆役举止不似常人。钱弘俊亦觉李元清异样，当夜带亲随薛温爬上秦淮社商船，不料被人当场擒获。李元清刚要审讯，商船忽遭一伙黑衣人偷袭，钱弘俊趁乱纵身跳海，紧接被巨网凌空罩下兜住，刀刃随即架上脖颈，令他动弹不得。

## 第2集：火噬宫闱，王权更迭

片刻后，一艘巨舶破浪而来，船头旌旗招展，上书“黄龙社”三个大字。黄龙社可不是一般商号，乃是当时东海上的“海贼王”，亦商亦盗，连各国官府都要让他三分。李元清一看这阵仗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尽管他在南唐是黑云都（相当于精锐特种部队）的都帅，但在海上就算是龙也得盘着，是虎也得窝着，最后还得硬着头皮登船拜会。

船上坐镇的，乃是黄龙社的大执司俞文秀。两人这一照面，没几句寒暄，直接开启“大型对峙现场”。李元清本想据理力争，奈何对方早有准备，棋高一着，甩出他贩运甲冑的铁证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李元清忍着肉痛，砸下重金赎回被扣货物。

至于钱弘俶，身上半个铜板都没有，没钱自赎，就被俞文秀当成特殊货物，打包带回黄龙岛。大东主俞氏对李元清所做之事没有半点惊讶，倒是觉得钱弘俶容貌肖似故人。其女孙太真守在榻边照料，直至钱弘俶苏醒，俞文秀与俞氏唤来钱弘俶，细细盘问前因后果。

杭州城内，程昭悦、杜昭达、何承训三人正聚首密商，急于弥补亏空，没想到戴恇早已核验账目，确认赏军之物确为杂色劣绢，疑心有人盗卖王室私产，当即下令封锁王宫诸库，彻查账实。此令一出，何承训等人如坐针毡，生怕东窗事发，小命不保。

薛温逃回杭州后，立刻向国戚水丘昭券与钱弘侑求救。钱弘侑分析情势，亲自去见生母俞大娘子，化解双方误会，成功把九弟给捞了回来。同一时间里，那三人为掩盖盗卖甲冑的重罪，竟铤而走险，纵火焚烧王宫内库所在的丽春院。黄巍急奔入报，钱元瓘闻讯出殿，只见西南方火光冲天，宫人奔走呼号，乱作一团。

按例，今夜应该是胡进思轮值内牙，负责宫城内部安全巡逻，可他带着工部尚书胡璟赶到府库时，都监闫通已率众扑救，唯独不见何承训人影。钱元瓘本就病重，受了一场惊，当场晕厥。胡进思二话不说背起老王就往瑶台院跑，又火速传来两名宫医施救，奈何钱元瓘沉痾入肺，回天乏术，唯有以银针暂令其醒转，不过是一时续命，万难为继。

钱元瓘召见胡进思一人近前，嘱托身后大事，初意欲传位于才德兼备的钱弘侑，可胡进思瞬间脸色大变，伏地叩首力谏，称国统承继关乎宗庙，若付养子恐致大乱，吴越基业或将不保。老权臣这一番话，说的是既讲规矩又摆利害，听得钱元瓘心思动摇，随即传召钱弘佐入殿，胡进思以护驾安宫为名，紧闭宫门，严控出入，就连七子钱弘侗都被甲士拦于阶下。戴恇闻讯疾驰宫门，张彦泽引兵横戟挡住对方去路，深受胡进思赞许。

钱元瓘弥留之际，将钱弘佐唤到榻前叮嘱：待他继位后，务必宽仁对待诸兄弟，遇事当有决断之勇，更要永记祖宗“善事中原、保境安民”遗训。接着，钱元瓘又下一道诏书：钱弘俊、钱弘侑即刻解除兵权，外放闲职。此举看似贬斥，实则是老父亲为两位养子寻一处避祸港湾，自古君王家事，往往温情里藏着刀锋，这已是他在命终前，能给出的最后一点周全。

一时间，宫阙内外，气氛肃杀如铁。何承训等人被缚于殿外庑下，何承训趁守卒不备，暗中以石砾磨割绳索。胡进思虽暂掌局面，心中却无片刻安宁。他深知戴恇是亲从六都名正言顺的统帅，此刻尚可以“宫禁轮值、君王病重不宜惊扰”为由，将其阻于宫门外，若一旦天亮，宫门例行开启，戴恇持兵符欲强行入宫问责，那时名分已失，刀兵相见便再难避免。

交代完所有后事，钱元瓘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宣来胡进思入殿，严令削夺钱弘侑爵禄兵权，褫其钱氏国姓，复归本宗，更名为孙承佐，既是保护，亦是维护新君绝对正统性，不给外人任何挑拨离间的契机。公元941年秋，吴越国第二代君王钱元瓘，于杭州王宫寝殿溘然长逝，谥曰文穆。一代国主，就此谢幕，他留下一个看似稳固的棋盘，而棋子们，已经开始动了。

### 第3集：兄弟阋墙，勇母救儿

王上宾天，对于年仅十四岁的钱弘佐而言，等同天塌了，他既为丧父悲痛，又对未来恐惧，唯有依仗胡进思方能自保。但胡进思为官数十载，表面是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，此刻心里盘算的，便是如何利用这局面，将权柄牢牢攥在手中。

宫禁内失了主心骨，人情诡变，内库值守闫通突然被杀，死无对证，盗卖王室私产的线索中断，胡进思转而怀疑到戴恇头上。戴恇此人身份特殊，他是先王倚重的大将，更是公主驸马，钱弘侑姑父。这层姻亲关系，在太平年月是锦上添花，但在王权交替的敏感时刻，便成了最危险的变数，倘若姑侄二人联手起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胡进思防患于未然，决定玩一把“借刀杀人”的高端局，这把刀，就是刚杀了闫通的何承训。

次日宫门开启，戴恠刚踏入皇城甬道，两厢伏甲尽起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将他与随从团团围住。紧接着，胡进思当众宣布戴恠毁焚宫禁、拥篡不臣等多项罪名，帽子是现扣的，逻辑是无需细究的，政治清洗从来只需要借口，而非确凿无疑的证据。何承训给了戴恠致命一击，杀闫通或许是为了灭口，杀戴恠则是赤裸裸的投名状。胡进思站在高处目睹全程，轻飘飘一句夷三族，连带着钱弘侑的帽子都扣好，扫除了障碍，掌握了权柄。

俞大娘子这一头，正为钱弘侑打点行装，因为儿子要回杭州，唯恐他在外受了委屈，便吩咐仆役装了好几大箱东西。那阵仗，不像送儿子归藩，倒像是要将半个黄龙岛都给他搬了去。然而与之相反的，便是那端着凝重肃杀的吴越王宫，杜昭达捧着诏书立于殿上，诏书内容简洁而有力，核心只有一个：命钱弘佐继承王位，总揽国政。

钱弘佐第一反应并非欣喜，而是惶恐不安，他自称年少德薄，不堪负社稷之重。殿内鸦雀无声，钱弘俊与钱弘侑先后站了出来，异口同声推举钱弘佐。最终，钱弘佐接过那道沉甸甸的诏书，这一接，不只是一卷黄绫，更是钱氏政权在五代乱世中延续的重担，是“保境安民”的国策，是锦绣山河的未来。

皇城甬道内，何承训正俯身擦洗血迹，昔日的佩刀武弁，此刻一身粗褐，攥着麻布，在青砖上一遍遍碾过。程昭悦拎着酒壶来到何承训面前，询问他杀了戴恠可曾后悔。何承训不恼亦不悲，娓娓讲述他给戴恠做了三年亲丁，戴恠救过他的命，可面临生死抉择时，那点恩义往往是最先被舍弃的东西，杀是活，不杀是死，在死生之间，他本能地选择了后者，纵然成为外人眼中背主弑恩的疯狗。

程昭悦闻言，笑着灌了一口酒，话锋陡然一转，滑向了那段幽深的历史。在他眼里，后唐皇帝李存勖，又是何等英雄了得，灭后梁，逐契丹，威震天下，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伶人和近卫射成了筛子，死在了一堆灰烬里。无论是戴恠亦或李存勖，他们都是这个“礼崩乐坏”时代的悲哀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，忠诚与背叛，往往只在一念之间。

钱弘俶和水丘昭券、钱弘侑返回杭州，尚未知晓宫中变故，杜昭达持一卷文书，展开所谓的先王遗教，字字句句直指钱弘侑的“罪状”。这“罪状”来得何其突兀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并非律法意义上的审判，更多是政治清算的前奏。眼看三哥被构陷定罪，钱弘俶猛地拔出佩刀，以自戕相胁，迫使杜昭达暂且返回王宫禀报。

随后钱弘侑被关押，钱弘俶被钱弘侑带回王宫。钱弘俶跪在灵前，悲从中来，他气六哥无情，更恨世道凉薄，那王座，仿佛是一个吞噬人性的黑洞，将曾经的手足情分吸食得一干二净。钱弘俶听着九弟哭声，无言自辩，心里万分难受。

钱弘俶独自去找大哥，因大哥素有威望，且为人宽厚，或许他能救三哥一命。可钱弘俊没有答应，只是沉默，且沉默中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沉重与无奈。慎温其向钱弘俶剖析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，那就是钱弘侑真正的罪状，并非他做了什么，而是他手中紧握弓箭都与越骑都兵权。在新君初立、权力未固之际，任何不受王权直接控制的武力，本身就是最大的威胁和原罪，何况钱氏宗室里，最大威胁并非钱宏英，反倒是钱弘俊，原因无他，钱弘俊是内牙诸军都统军使，如果说西安侯的两都兵马是猛虎，他手中的内牙军，便是盘踞宫禁的巨龙。

钱弘佐派水丘昭券出使汴梁，此行有三重任务，一是奉表告哀，意思是把吴越王去世消息报给中原朝廷，相当发个官方讣告；二是体看风俗，了解对方政治风气及民生状况；三是礼敬重臣，尤其要点名拜会冯道。

同样，钱弘俶也没闲着，亲笔修书送往黄龙岛，俞大娘子一听儿子被抓，亲率百余舰船，浩浩荡荡直抵钱塘水寨，摆出一副“不放人我就开打”的架势。吴越满朝文武一看这阵势，都怂了，因为黄龙岛不是正规军，属于海上豪强，真要打起来，水寨未必扛得住，而且打赢了没好处，打输了丢人。

大臣们无一人献上良策，钱弘佐目光瞥向程昭悦，命他亲自前去交涉，并换上紫色朝服。俞大娘子直接提出条件：释放钱弘侑，以及戴恠家眷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旧交，放人，她就退兵；不放，那就开打。程昭悦回来汇报，众人炸了锅，宰相元德昭出了个主意，建议废钱弘侑为庶人，恢复本名孙本，放归黄龙岛。

## 第4集：少君弄权，冯道护主

钱弘侑站在船上，看着越来越远的杭州城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俞大娘子本是性情刚烈之人，最见不得这等拖泥带水、拿情作态的扭捏劲儿，在她看来，钱家王室内部倾轧，不忠不义，早一日离开便是脱离苦海。她回想自己前半生，钱元瓘为稳固权位，入赘倚重田家势力，而她始终不掉一滴眼泪，转头便怀着身孕改嫁给孙太真与阿右的父亲。

如今那负心汉已死，前尘旧怨一笔勾销，连清算都嫌多余，但她记着钱弘俶暗中传信的人情，索性安排女儿孙太真留在杭州，陪伴钱弘俶五年。五年光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足以让许多事情发生，若五年内两人处出感情，钱弘俶就必须以正妻厚礼，风光迎娶孙太真。如此既是盟约，也是一步暗棋，将自家血脉与未来，再度楔入吴越王室。

反观在这场风波，最大的受益人之一，莫过于程昭悦。此人只是一介商人，却能瞅准时机抓住晋身之阶，并向钱弘佐递上投名状，告发朝中公卿多与山越社有非法交易。因为“山越社”是盘踞地方的一股势力，与官府豪强勾结，做些见不得光的买卖，所以在当时的东南地区并非孤例，属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、中央管控乏力的一种典型缩影。

钱弘佐正愁没有借口整顿朝纲，剪除权臣羽翼，程昭悦这把“刀”递得正是时候。他借此机会上演一出“驱虎吞狼”的好戏，佯装重用程昭悦，先是拘捕了钱弘俊与慎温其，紧接罢免了胡进思顾命大臣的名分，意在敲打各方势力。明眼人看得出，钱弘佐的目标并非真要一网打尽，那样会引起剧烈反弹，他根基尚浅，承受不起，其深意在于“敲山震虎”。他要让那些心怀鬼胎的朝臣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子；更让程昭悦这类急于上位的小人，与胡进思这等盘根错节的老牌权臣，互相撕咬、彼此制衡。

胡进思本以为先王托付，自己扶持一个看似性子软糯的“六郎”，日后便可高枕无忧，可没想到竟然小瞧了对方。幸好君王心思仅止于震慑，未到彻底撕破脸的地步，所以胡进思顺势暂避锋芒，收敛爪牙，传话给儿子胡璟，让他近来务必低调行事，夹起尾巴做人。朝堂上的风，有时候得顺着吹，硬顶只有船翻人亡的下场。

程昭悦一朝得势，何承训疯犬升天，也沾了一身“仙气”，从亲卫第一都改编为亲从第四都，升任为指挥使。当天夜里，杜昭达全府上下，顷刻间化作修罗场，三个昔日绳上的蚂蚱，一个飞黄腾达，一个成了帮凶，剩下的那个，自然就成了被遗弃的替死鬼。钱弘俊被关押审讯，其生父钱元懿忧心如焚，宰相元德昭暗示，可待出使中原的水丘昭券归来再求其解救。

公元942年，后晋高祖石敬瑭病重，水丘昭券敏锐察觉异样，汴梁城内气氛凝重，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感，好友范质虽不便明言，眉宇忧色却不言而喻。殿内，石敬瑭躺在龙榻上，气若游丝，临终前将幼子石重睿托付给冯道，但冯道心里清楚，幼主登基无异于稚子抱金过市，只会引来群狼环伺。

待石敬瑭一咽气，冯道携石重睿离宫返家，全族老幼跪了一地，恳求他切莫螳臂当车，为了一个幼主将全族置于险境。然而冯道早就有了筹划，他为保全幼主性命，更为自身政治生命，转而拥立石重贵登基。最终，冯道用他老辣的权谋，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权力交接，赵家父子因护卫宫禁有功得到提拔。

尘埃落定后，范质亲自相送水丘昭券，二人在都亭驿把酒告别，一个是中原王朝的官员，一个是吴越国的使臣，他们就像两叶浮萍，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，各走各的独木桥，各守各的奈何天。

## 第5集：北伐大败，中原危矣

水丘昭券自汴梁归来，带回中原朝廷册封诏书，代表着朝廷正式承认钱弘佐嗣位吴越王。面对满朝文武，钱弘佐

宣布今年秋税照例全数蠲免，犒赏三军的钱响从他内帑私库拨出，绝不增加民间一丝一毫的负担。

待散朝后，钱元懿急着找到元德昭，方才那些人始终未提释放一事，令他心里没了底。元德昭点拨钱元懿放宽心，若想救人就得耐心等待，一样的话须得有不一样的人来说，朝堂上站队有风险，说话看身份，有些话，宗室来说叫“徇私”，外臣来说叫“离间”，唯有那身份特殊且立场超然的人提及，方能成事。

正如元德昭所料，水丘昭券向钱弘佐独自谏言，没有半点绕弯子，直指戴恽本无反心，钱弘侑亦无僭篡之心；杜昭达等人跋扈贪鄙，明正典刑不算苛酷；但钱弘俊御兵治事鲜有疏忽，至今蒙冤收监，寒的是人心。直到最后，水丘昭券更是预警中原动荡，契丹虎视，吴越偏安东南，当前更应内抚宗室、外结中原。

此话一出，戳中钱弘佐心坎，他心如明镜，只是满堂公卿各怀心思，无人可信，亦无人能像水丘昭券这般甘冒斧钺的直言。为此，钱弘佐表态希望水丘昭券辅佐自己，水丘昭券一句“万死不辞”，彻底结下一场政治同盟。

在水丘昭券的建议下，钱弘佐大赦东南，释放文臣慎温其出内署，并让钱弘俊归家思过，既结了宗室之亲，又向外界展示吴越内部团结。钱弘俊看着父亲守在宫门口，眼眶一热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抬头更是看见带着伤的慎温其，二人目光交汇，隔着数步距离抱拳，没有言语寒暄，但那一抱拳里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
公元944年，后晋新帝石重贵登基未久，便执意举兵北伐，誓要收复被契丹占据的燕云十六州。老臣桑维翰力谏不可，陈词此非其时、非其势、非其人，在他看来，国战非沙场搏命，更非一腔热血、个人孤勇。可惜新君雄心如火，桑维翰的肺腑之言，未能挽狂澜于既倒。这一夜，赵匡胤奉父命与贺贞成婚，新婚燕尔，本应浓情蜜意，然边关战事危急，他即将随军出征。贺贞深明大义，心中万般不舍，深知家国山河重，唯有叮嘱夫君平安归来。

后晋三战契丹，石重贵御驾亲征澶州，契丹兵溺河死者数千人，俘斩亦数千人，契丹军被迫北撤，首战告捷。然而契丹不甘失败，举兵再犯，石重贵继续亲征，追击二十余里，斩获无数，二战封神。直到第三次，契丹南侵，使用了诈降计，主帅杜重威暗通契丹，挟二十万大军临阵倒戈。

此变犹如晴天霹雳，后晋主力一朝尽丧，黄河以北门户洞开。契丹铁骑乘虚而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兵锋直指开封，汴梁城危如累卵。一时间消息传开，南唐、西蜀、南汉、南楚诸国使节云集京师打探消息，勾连重臣事待变。若朝廷大军不能御敌于河北，北朝铁骑纵横大河左右，恐五胡十六国祸乱重演。

面对北方传报，钱弘佐心中不安，中原局势关乎吴越存亡，所以他为探明中原虚实，决定派遣使节北上，名为贺正旦使，实则一探究竟。他任命水丘昭券为正使，而副使的人选，则落在了弟弟钱弘俶身上。当夜，钱弘俶陪着六哥跪在列祖列宗牌位前，抱怨六哥钱弘佐如今贵为新君，自然无法轻离国都；而七哥钱弘侗，身为参知相府事，是六哥的左膀右臂，亦是重任在肩，同样脱不开身，故而北上涉险的差事，竟落在了自己这个“闲人”头上。

钱弘佐闻言非但不恼，反而语重心长地提醒钱弘俶，身为钱氏子孙该有所长进，若非当年父亲钱元瓘挺身而出担当大任，祖父又怎会放心将国家社稷托付，先祖创业维艰，守成亦是不易。这番话，如同一记重锤，敲在钱弘俶心头，他先是一惊，随即恍然六哥的良好用心。

次日，钱弘俶携孙太真同行，途中巧遇黄龙岛船只，与恢复本名的三郎钱弘侑（孙本）重逢。使团一路北行，目之所及，堪称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，青州道旁饿殍枕藉，累累白骨无人收殓，活人啃食死人尸体，对于久居钱塘繁华、看惯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的钱弘俶与孙太真而言，不啻于九天雷霆直击灵台，一整天下来毫无食欲，尤其听说很多人被掳去充作军粮，胃里更是翻江倒海。

使团行至宋州（今河南商丘）地界，从一伙夜贼手里救下重伤青年郭荣。水丘昭券审时度势，认为此人身份不明，可钱弘俶不顾风险，坚持带其同行医治。随后众人获悉汴梁外围重镇兰阳失守，县令早已弃城逃亡，便立刻加速赶路。期间，郭荣伤势渐愈，悄然暗会了杨光义。

## 第6集：天子禅位，汴梁悲钟

是夜，赵弘殷直奔冯道府邸，副都指挥使药元福引其入内，气氛凝重如铁。赵弘殷本是向冯道请罪，但冯道早察赵弘殷治军严整，唯时局崩坏非一人可挽，未有过多深究，听闻赵妻杜氏有孕，便为其即将出生的第三子赐名“美”，旋即以侍卫亲军事相托，应允保护他家眷安全，赵弘殷感激万分。

公元947年初，吴越使团踏入汴梁时，只见流民遍地，宫阙蒙尘。当晚万岁殿突发大火，赵弘殷率部救火维序，御街已然乱如沸鼎，逃难权贵车马相轧，乱兵趁灾横行，本该护民的侍卫亲军竟有堕为豺狼者，劫掠侵犯妇女，惨呼彻夜。赵匡胤奉令领骑兵平定暴乱，一枪斩落为首恶将头颅，救百姓于水火。

水丘昭券见队伍在混乱中艰难前行，果断绕道界北巷馆驿，避开了最血腥的厮杀场。郭荣见状悄然离队，暗中观察局势，赵匡胤接杨光义密报，悄然引兵接应。及至国崩，石重贵欲引刃自绝，以死全志，可最终萌生了退意，蜷于残殿角落被人发现。

吴越使团入住北巷馆驿后，很快便面临着一个现实难题，那就是物资采买极为不便。其时汴梁城因契丹压力及内部动荡，市井萧条，北巷又属偏僻地，商旅罕至，众人一时无解，水丘昭券主动求见冯道。反观冯府内同样不太平，范质与桑维翰二人联袂来访，向冯道传达了朝野间逐渐浮动的共识，那就是当今圣上执政昏聩，文武众官多有废帝另立念头。冯道心如明镜，所谓提议看似为国为民，实则多含投机之私，于是果断驳回，力主维持现状，并擢升赵匡胤为中书门下堂后指挥，入政事堂核心区域站班听用。

随后赵匡胤引郭荣谒见冯道，其养父郭威为河东刘知远亲信，此行亦是代表河东探听虚实。郭荣虽年轻，却言辞清晰、见识不凡，他向冯道陈说当前契丹威胁日亟的危局，也婉转传达了河东方面对朝廷现状的态度。冯道对郭荣颇为欣赏，但他并未接茬讨论具体方略，而是在郭荣言毕后，抛出一个看似平实、实则重若千钧的答复：既然刘知远等了一辈子，不妨再等一会。

北巷馆驿内，孙太真与钱弘俶闹了别扭，钱弘俶主动致歉，更将观察到的政局异动融入劝解，表示郭荣是主动离开队伍，水丘昭券与三哥皆心照不宣，无人点破，令他不得不感慨中原如雾里看花，处处透着难以言说的诡异，他们作为外来客，唯有加倍谨慎，方能不被卷入这深不可测的漩涡。

郭荣离去后，范质难掩困惑，私下询问冯道力保石重贵原因。冯道罕有地流露出激愤，与其说是保石重贵帝位，不如说是为这堕落不堪的世道人心鸣一声不平。当年石重贵初登基时，兵锋正盛，颇有一番作为，那时满朝文武谁不称颂其功盖尧舜，如今契丹再至，昔日谄媚者竟欲缚君献虏，以“社稷”为名行苟且之事，所谓忠臣良将，不过是想换神主牌位续享富贵的小人，如此可悲可叹，听得值守于门外的赵匡胤内心沉重。

次日拂晓，汴梁城钟声大作，一声接着一声，石重贵这位后晋的末代君王，在彻夜的醉意与绝望中，亲笔写下禅位诏书。冯道在大朝会上当众宣布，满殿公卿无一人悲戚，反而多是如释重负，钱弘俶将这种见风使舵、急切想要撇清与旧主关系、拥抱新主的姿态尽收眼底，气得他当庭痛斥群臣。按理来说，他身为客使，本无须介入，但这番仗义执言，却在另外两位年轻人心里引起共鸣，一个是身处漩涡的局内人，一个是观察风向的局外人，都对这大厦将倾、人心涣散的景象感到压抑与愤懑。

还等朝会结束，郭荣和赵匡胤陪着钱弘俶前往偏殿面圣，石重贵衣衫不整，醉眼朦胧，哪里还有半分天子威仪。面对钱弘俶代表的质问，石重贵没有辩解，反而发出阵阵凄凉笑声，用含糊却尖刻的语调，将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、“忠孝礼义”等维系王朝的纲常伦理，嘲讽得体无完肤。他的话语充满醉意，却透着一股可怕的清醒，王位易坐但不易长久，他们在需要时递来，又在不需要时夺走，谁能披着甲冑挎着刀，谁就有可能成为天子。

一番话说尽，三个人彻底冷静下来，来时或许带着怒其不争的责备，但此刻全都化为复杂悲悯。石重贵固然有自身过失，可是将他推上巅峰又抛入深渊的，正是这个已经烂到根子里的朝廷。最终，他们向石重贵深深叩拜一次，

这一拜，不是拜天子和权力，更像是拜给这仓皇落幕的悲剧本，以及他们心中残存着的君臣哀悼。

## 第6集：天子禅位，汴梁悲钟

是夜，赵弘殷直奔冯道府邸，副都指挥使药元福引其入内，气氛凝重如铁。赵弘殷本是向冯道请罪，但冯道早察赵弘殷治军严整，唯时局崩坏非一人可挽，未有过多深究，听闻赵妻杜氏有孕，便为其即将出生的第三子赐名“美”，旋即以侍卫亲军事相托，应允保护他家眷安全，赵弘殷感激万分。

公元947年初，吴越使团踏入汴梁时，只见流民遍地，宫阙蒙尘。当晚万岁殿突发大火，赵弘殷率部救火维序，御街已然乱如沸鼎，逃难权贵车马相轧，乱兵趁灾横行，本该护民的侍卫亲军竟有堕为豺狼者，劫掠侵犯妇女，惨呼彻夜。赵匡胤奉令领骑兵平定暴乱，一枪斩落为首恶将头颅，救百姓于水火。

水丘昭券见队伍在混乱中艰难前行，果断绕道界北巷馆驿，避开了最血腥的厮杀场。郭荣见状悄然离队，暗中观察局势，赵匡胤接杨光义密报，悄然引兵接应。及至国崩，石重贵欲引刃自绝，以死全志，可最终萌生了退意，蜷于残殿角落被人发现。

吴越使团入住北巷馆驿后，很快便面临着一个现实难题，那就是物资采买极为不便。其时汴梁城因契丹压力及内部动荡，市井萧条，北巷又属偏僻地，商旅罕至，众人一时无解，水丘昭券主动求见冯道。反观冯府内同样不太平，范质与桑维翰二人联袂来访，向冯道传达了朝野间逐渐浮动的共识，那就是当今圣上执政昏聩，文武众官多有废帝另立念头。冯道心如明镜，所谓提议看似为国为民，实则多含投机之私，于是果断驳回，力主维持现状，并擢升赵匡胤为中书门下堂后指挥，入政事堂核心区域站班听用。

随后赵匡胤引郭荣谒见冯道，其养父郭威为河东刘知远亲信，此行亦是代表河东探听虚实。郭荣虽年轻，却言辞清晰、见识不凡，他向冯道陈说当前契丹威胁日亟的危局，也婉转传达了河东方面对朝廷现状的态度。冯道对郭荣颇为欣赏，但他并未接茬讨论具体方略，而是在郭荣言毕后，抛出一个看似平实、实则重若千钧的答复：既然刘知远等了一辈子，不妨再等一会。

北巷馆驿内，孙太真与钱弘俶闹了别扭，钱弘俶主动致歉，更将观察到的政局异动融入劝解，表示郭荣是主动离开队伍，水丘昭券与三哥皆心照不宣，无人点破，令他不得不感慨中原如雾里看花，处处透着难以言说的诡异，他们作为外来客，唯有加倍谨慎，方能不被卷入这深不可测的漩涡。

郭荣离去后，范质难掩困惑，私下询问冯道力保石重贵原因。冯道罕有地流露出激愤，与其说是保石重贵帝位，不如说是为这堕落不堪的世道人心鸣一声不平。当年石重贵初登基时，兵锋正盛，颇有一番作为，那时满朝文武谁不称颂其功盖尧舜，如今契丹再至，昔日谄媚者竟欲缚君献虏，以“社稷”为名行苟且之事，所谓忠臣良将，不过是想换神主牌位续享富贵的小人，如此可悲可叹，听得值守于门外的赵匡胤内心沉重。

次日拂晓，汴梁城钟声大作，一声接着一声，石重贵这位后晋的末代君王，在彻夜的醉意与绝望中，亲笔写下禅位诏书。冯道在大朝会上当众宣布，满殿公卿无一人悲戚，反而多是如释重负，钱弘俶将这种见风使舵、急切想要撇清与旧主关系、拥抱新主的姿态尽收眼底，气得他当庭痛斥群臣。按理来说，他身为客使，本无须介入，但这番仗义执言，却在另外两位年轻人心里引起共鸣，一个是身处漩涡的局内人，一个是观察风向的局外人，都对这大厦将倾、人心涣散的景象感到压抑与愤懑。

还不等朝会结束，郭荣和赵匡胤陪着钱弘俶前往偏殿面圣，石重贵衣衫不整，醉眼朦胧，哪里还有半分天子威仪。面对钱弘俶代表的质问，石重贵没有辩解，反而发出阵阵凄凉笑声，用含糊却尖刻的语调，将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、“忠孝礼义”等维系王朝的纲常伦理，嘲讽得体无完肤。他的话语充满醉意，却透着一股可怕的清醒，王位易坐但不易长久，他们在需要时递来，又在不需要时夺走，谁能披着甲冑挎着刀，谁就有可能成为天子。

一番话说尽，三个人彻底冷静下来，来时或许带着怒其不争的责备，但此刻全都化为复杂悲悯。石重贵固然有自身过失，可是将他推上巅峰又抛入深渊的，正是这个已经烂到根子里的朝廷。最终，他们向石重贵深深叩拜一次，这一拜，不是拜天子和权力，更像是拜给这仓皇落幕的悲剧本身，以及他们心中残存着的君臣哀悼。

## 第7集：守城备战，全民皆兵

不久，张彦泽率领大军压城，城外流民如蚁，纷纷涌向城门求生，人心崩溃，就在旦夕之间。桑维翰从现实角度出发，主张关闭城门，理由充分，因为流民中难保没有奸细混入，且人数众多，一旦入城，不仅消耗宝贵存粮，更可能引发内乱，危及城防。范质则持有不同看法，实在不忍数万黎庶惨遭屠戮，两人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下，冯道根本没听进去，喊来赵匡胤整备军马，修缮城防，做好血战准备。

反观偌大的开封府衙，往日里胥吏奔走，如今却空空荡荡，差役们早已嗅到危险，各自寻门路逃回家避难，仅剩判官薛居正与推官吕胤二人枯守空堂。薛居正见吕胤临危不乱，胆识过人，便破格擢升其为录事参军事，就算只有他俩，开封府的职责依然不能撂下，能守一分是一分，能护一人是一人。

赵匡胤为掌控局势，亲率精锐骑兵出城，于宣阳门外依城扎，郭荣顺势提议将难民们编入城防，协助守城，既安抚人心，又增强力量。赵弘殷强烈反对，但冯道赞许此举，并详细询问部署方略。张彦泽派遣说客们混入人群进城，欲行离间游说，怎料冯道眼皮都未抬一下，便命人将其叉出，以诈骗罪扭送开封府。无独有偶，其他说客寻至吴越使团，口若悬河，极尽蛊惑能事，钱弘俶与钱弘侑兄弟二人，也只是气定神闲地品茗。

薛居正为解府库空虚焦虑，硬着头皮上门求助吴越使团，他没有巧言令色，而是直言百姓困苦，言辞恳切，令钱弘俶有所动容，当场拍板借贷十万银绢以作赈济。不过，豪举过后，钱弘俶又不免懊悔，毕竟数额巨大，暗自嘀咕薛居正会不会是个骗子。水丘昭券看得明白，提醒他既已决断，便无需反复犹豫。

当天夜里，冯道召集三品以上文武官及外藩使臣在讲武殿商议，郭荣率先出列，慷慨陈词，表明绝不向卖国奸贼屈膝的决心。他的表态，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尚有血性者的心声，冯道深以为然，下令坚守十日，意在用血战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昭示：张彦泽之流暴虐无义，不配主宰中原。

紧接着，冯道征调粮草兵力，并借南唐、吴越使团力量。南唐使臣徐铉尚在犹豫推诿，水丘昭券则是爽快借兵，冯道对两家的态度亦是截然相反，一声声依着吴越使团的建议，但对南唐就几乎横眉冷对，没什么好脸色，你不给我兵力，我就强夺。

正是有了冯道坐镇中书政事堂，众人配合有度，赵弘殷全权节制京师防务，药元福从各府收编仪仗、牙兵、家丁进行整编，剔选出三千青壮组成后备队，桑维翰则是复任开封府尹。郭荣被委以安抚难民重任，亲自为大家安排皇城內居所，承诺亲养他们父母妻子。

然而次日清早，城内分发有限食物时出现混乱，一名难民不顾秩序上前抢夺，郭荣毫不犹豫将其格杀，以雷霆手段整肃纪律。这血腥一幕，恰好被前来了解协防情况的孙钱弘俶目睹，郭荣以血立威的做法，在他眼里无异于草芥人命，令他怒火中烧，上前严词斥责。郭荣基于战时严峻的现实和维持大局稳定的必要，坚持自己处置得当，两人立场不同，爆发了相识以来的第一次激烈冲突。

与此同时，水丘昭券严申军纪，激励自家将士，明确赏罚且许诺厚赏勇战者，严惩退缩者，务必让这支客军发挥出最大战力，既是为助守汴梁，也是为吴越在天下诸侯面前挣得信义和名声。倚城扎营的赵匡胤派出人带回新消息，张彦泽大军预计要到日暮时分完全抵达城下并展开攻势，他们需等待一场决定中原和各国命运的血战。

## 第8集：敌军来袭，斗智斗勇

石守信奉命探信归来，细说叛军分四路行军，首见八面纛旗猎猎招展，这种旗通常代表最高统帅权威的核心，一面足以震慑三军，何况八面齐出，足见阵仗浩大。除此之外，尚有两面鹰羽皂旗，属于契丹精锐部队标志，而且纛旗队列间夹杂着大量役夫，粗略估算已有万人。赵匡胤确认敌军行程迟缓，便传令部下抓紧时机休整养锐。

另一厢，冯道等人巡视难民，看见楚国夫人亲临施粥抚恤，流民情绪稍安。范质表示如果不是夫人以皇室身份镇抚，只怕猬集宫阙外的流民家眷早已生变。水丘昭券等人盛赞赵匡胤布防周详，唯有钱弘俶心情沉重，始终难忘郭荣杀人一幕。

正当赵匡胤与石守信休整兵马之际，忽然传来消息，张彦泽主力转向东面猛扑而来，乌压压如黑云摧城，阵势骇人。钱弘俶毕竟年少，虽强作镇定，仍不免有些发怵。那张彦泽确是沙场老手，并未贸然攻城，只命全军在距城十里处扎营，斥候前出两百步巡弋，尤其遮蔽大军左翼，防的就是城中暗设伏兵。这一番布置严谨老辣，无懈可击，赵匡胤看在眼里，心知今日虽无战事，但真正的较量，已在营垒森严间悄然开始。

待到夜幕低垂，桑维翰亲往南唐使团驻地拜访。面对徐铉以“礼法大义”相质，桑维翰竟不掩饰，径直抬出昔年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旧事为筹码，言语间暗含威胁，若南唐不肯在此番晋国内乱中保持中立，那么继续割让河南河北之地予契丹，也非不可能。果然这一招阴狠至极，抓住了徐铉所代表南唐政权的软肋。

徐铉权衡利害，终在桑维翰的恫吓与承诺下妥协，承诺契丹军抵达汴京前，南唐绝不与杜重威、张彦泽交通；若有二贼密使来联络，一律“婉拒”了事；更派出将领李元清协助整编使团护卫，保证城破前不生乱子。消息传回，冯道等人稍舒口气，唯独钱弘俶尚有疑虑，询问他们若是若南唐不肯就范，执意和张彦泽输诚示好，是否真会卖了河南与河北诸州，桑维翰坦然认下，并直言世事如棋，权谋可变，唯“是非”二字万古不易，他卖国求荣、割地求存，终是千秋骂名，如有后人为他洗白，应立即扑杀此等恶人。

入夜，钱弘俶坐在城堞，依旧为日间无辜丧命的难民自责不已。孙太真耐心安慰，叮嘱他应尽心眼前，空有悲悯而无能为力是虚，唯有将悲悯转化为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二字，方为尽责。第二天一早，钱弘俶执意披挂甲胄，亲登城头御敌，钱弘侑与水丘昭券合力阻拦，提醒他打仗并非儿戏，钱弘俶还想要证明自己，结果连一张寻常士卒用的硬弓都未能拉开，场面一时尴尬。

此刻城下大军来袭，张彦泽一声令出，契丹铁骑直奔城门，以狂风暴雨般的箭矢覆盖城墙。守军虽惊不乱，盾牌高举，严阵以待。然而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这些凶神恶煞的骑兵并未如预料般蚁附攻城，而是绕着城池疯狂射箭，仿佛在进行一场盛大的死亡游行。箭雨虽密，却雷声大雨点小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不解敌军意欲何为，赵匡胤知道张彦泽用兵向来务实狠辣，从不玩虚招，此举必有深意。果然，张彦泽下令收兵，叛军大营炊烟四起，仿佛方才那雷霆万钧的攻势，不过是晨间一场例行的操练。

天黑后，钱弘俶看到郭荣正独自祭奠日间死难的难民，觉得他有些虚伪。郭荣告诉钱弘俶，那些人不该死，这个世道也不该如此，总有一天，他会明白世道的错亦是错，不可因举世皆浊，便谓随波逐流之事皆为对。钱弘俶闻言愣住，这番话给他带来了困扰，一切是非的边界，也都变得模糊而狰狞。

及至后半夜，正是人倦马乏，敌军突然夜袭，杀了个措手不及。石守信请命亲率骑兵开城逆袭，计划从侧翼兜个圈子，但赵匡胤断然制止，料定营外黑暗处，必有铁骑张网以待，专等他们开门出击，好趁乱夺城。同一时间里，钱弘俶与孙太真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血腥接战中，钱弘俶为救孙太真，生平第一次杀敌，亲手终结了一条生命。赵匡胤盯着城外发呆，忽然萌生一个计划，那就是筹备一场奇袭，直指敌军粮草。

## 第9集：城头祭梦，世道何存

夜半，赵匡胤亲率二百人小队，悄无声息地潜入契丹大营南寨，一把火烧毁了粮草，在混乱中斩了几名辽军将领，

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解里，但也同时导致部众死伤惨重。所以赵匡胤带人刚回去，便被父亲逮个正着，赵弘殷二话不说，挥起马鞭就朝儿子身上招呼，大骂他“混账东西”，一贯行险赌命，杀个把辽将除了泄愤，毫无战略价值，反而会彻底激怒契丹人，招致更疯狂的报复。事实上，赵匡胤此举极大鼓舞了守城士气，赵弘殷内心确实也为儿子感到骄傲。

这一年冬，冷得刺骨，赵匡胤、钱弘俶、郭荣与孙太真四人，城头围坐共饮。杯中是劣质的浊酒，却喝出琼浆玉液的味道，他们遥想年少抱负，慨叹此生若能于太平年岁共饮一杯热酒，便足慰平生，纵然乱世漫长，也终会等到日出。

可惜，黎明并未带来希望，只照见更深的绝望。守城十日，粮尽援绝，伤兵盈营，士气迅速颓靡。钱弘俶盯着士卒碗中清可见底的菜汤，猛然夺过，仰头灌下，那滋味，比酒更苦。当初两千余精锐，如今仅剩八百残兵犹在搏命，城墙上每一块砖石都浸透了鲜血，而在后方的大殿内，文臣武将们吵得不可开交，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：是战，还是降。冯道收到一封来自契丹的诏书，当众宣布撤军。

赵匡胤愤懑不解，郭荣却冷静指出，没有援兵，坚守无益，趁着张彦泽的军队还未调动，尽快带着余下弟兄们撤回城里。钱弘俶同样深感愤怒又困惑，水丘昭券直言京师早不可守，十日血战，不过是为了一个体面退场。桑维翰则是向钱弘俶解释：此战非为胜，而为“示”，向天下昭示，人心离散之际，仍有愚忠者，愿押注朝廷，押注忠义道统。但世人从来只铭记胜利者的丰碑，谁曾凭吊败者的义，在这虎狼世道，不算计、不狠毒，便不配立于权力巅峰。

赵匡胤回城后，第一时间找到冯道，为那些死伤将士请功。冯道应允，流程走得飞快，对牺牲者做最后安抚。旋即，形势急转，张彦泽大军兵临城下，城门不攻自开，城头旗帜易主。曾经被俘的耶律解里又被礼送而出，石重贵迁至别宫，张彦泽摇身一变，成了新的东京留守。

趁着张彦泽接管府衙之前，桑维翰率先来到开封府衙，下令革除薛居正、吕胤等一众参军、书吏的职位，并给每人多支了三个月的钱米。此举看似绝情，实则是保他们性命安虞。这帮忠义良臣不愿惜身苟命，坚持要留下共同面对，却被桑维翰强行赶出，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大堂上，等着张彦泽的到来。

入夜，张彦泽率人包围了开封府，桑维翰丝毫不惧，他早已砸了官印，烧了户册与案卷，拒绝遵奉契丹天子的诏命。他称自己的路已经走完，但能以残躯堵住张彦泽和杜重威的升官之路，也算不亏。张彦泽怒极，利剑贯胸，桑维翰全程不吭一声，气节未堕半分。

这位后晋宰相死了，一生功过堪称撕裂：《旧五代史》赞其“弼谐缔构，可谓社稷之臣”；但作为经手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核心人物之一，他又被后世儒家钉上“万世罪人”的耻辱柱。尤其明清易代之际，那些降清的士人，骂他反而最凶，用最恶毒的语言进行审判。桑维翰的悲剧在于，他拥有才能，生不逢时，身处一个道德彻底沦丧的乱世，他曾心系百姓做出地方政绩，抓捕上千豪贼，登华山为民祈雨；也曾广收贿赂，仍岁之间，积货巨万，可最终竟妄图用权谋和妥协来维系一个王朝，反被自己招来的虎狼吞噬。他保住了对石家和自己的忠，却输掉了对天下与百姓的义，可悲又可泣。

## 第 10 集：蛮夷祸乱，天子降城

这一夜，汴梁城的天塌了，张彦泽一声令下，契丹铁骑冲垮了摇摇欲坠的城防，瞬间沦为修罗地狱。火光映红半边天，男女老幼的惨叫声、哀嚎声，混杂着胡骑的狞笑与马蹄轰鸣，交织一片，公卿庶民皆遭劫难，相国寺千余僧人更无一人存活，上万具尸体堆积成山，幼童被他们丢弃尸堆上，哭声传遍了整座城。

赵弘殷在乱兵中死死护住家小，水丘昭券等人亦在馆驿严阵以待。赵匡胤、钱弘俶、郭荣率残部在坊市间左冲右突，刀卷刃了便夺刀再战，恨不得将这些蛮夷尽数杀光。然而，在已成定局的王朝倾覆面前，任何人的神勇都只

是巨浪前的一叶扁舟，悲壮却无力回天。

药元福死守明德门前，甲冑尽裂，浑身是血，仍如铁塔般握着战刀，以一人挡住叛军和契丹军。冯道为保天子一命，亲自出面与张彦泽一行人谈判，坚称城门可开，须等契丹天子耶律德光亲至，此举旨在向契丹表明：中原可易主，需由契丹皇帝亲自完成，从而避免权力落入无忠无义之徒，以护华夏道统，杜绝再出“儿皇帝”。

在冯道的斡旋下，张彦泽没有理由强攻，只得待守。石重贵从偏殿里醒来，看着官侍奉上的袍子，不碰也不穿，仅着一身素衣，步履沉重地推门而去。冯道站在廊下，以臣子身份向他深深行了一礼。随着城门缓缓洞开，石重贵带领亲眷及大臣们，行“牵羊礼”跪在凛冽寒风中。他们迎接的，是踏着黄沙席卷而来的契丹大军，为首者正是耶律德光，这是自“儿皇帝”石敬瑭割让燕云以来，所遭受的最为屈辱的一刻，皇帝跪迎异族之主，标志着中原正统在武力上的彻底屈服。

在这一片跪倒的人群中，唯独少了钱弘俶和冯道。作为割据一方的吴越，钱弘俶本可以随波逐流，但他无法忍受向契丹人俯首称臣，更不愿目睹此等屈辱场面，果断选择留在城内，以缺席作为最激烈的抗议。所幸耶律德光意在安抚中原，并未进行深究，下令暂驻赤冈，并将契丹的冬捺钵（契丹主的移动行宫）设在汴梁，以示对中原的统治。钱弘俶依旧郁愤难消，主张吴越国拒向契丹称臣，却被水丘昭券厉声劝阻。孙太真陪在钱弘俶身边，望着远处残破的宫阙，只以“狗屁国事”四字叹尽无奈。

汴京易主后的政事堂内，冯道与范质并肩而坐，谈及桑维翰之死非仅为全臣节，实为以一身之殉，为残存之国脉延一口生气。范质默然，他或许听懂了，这是桑维翰用生命下注的筹码，要让契丹主看到张彦泽不会成为第二个石敬瑭。彼时，赵匡胤召集心腹部众密谋一场刺杀，欲取张彦泽首级，以雪国耻。然而，刀尚未出鞘，计划便被父亲赵弘殷强行扼杀。

赵弘殷提醒赵匡胤，满城千家遭掠，唯独赵家安然，那贼人不是漏了他，是在等着他，此去必将是有去无回，招致灭门之祸。正是在父亲的点拨下，赵匡胤主动向冯道请罪，并表达对眼下的绝望和愤怒。冯道听罢，并无责备，反而告诉他逝者已矣，生者路长，当为之事，不在怒，而在谋；不在逞一时之快，而在为长久之计。活着，有时比死更难，也更有用。

此刻开封府衙内，早已沦为张彦泽杀戮嬉戏的地方，更是他将魔手伸向了楚国夫人丁氏的荒唐殿。丁氏出身名门，风骨凛然，面对张彦泽的龌龊胁迫，既未屈从献媚，也未惊慌失措，而是在遭受羞辱时奋力反抗，紧握手中匕首对准张彦泽。

## 第 11 集：殿前刺奸，冯道智保

楚国夫人一介弱质，哪怕有兵刃在手，只是伤了那兵卒分毫，对方浑然不惧，反而招呼着同袍将其团团包围，进行了一番惨无人道的侵犯。张彦泽全程冷眼旁观，次日便命人将丁氏尸身悬挂街头示众，并对着围观的军民扬声宣告：此妇深明大义，主动以身为将士解乏，当为汴京所有命妇楷模。随即颁布军令，自即日起，契丹皇帝一日不入城，便每日择选一名官家女眷入营劳军。

一时间，消息传遍，钱弘俶寻至冯道处，恳请对方出手制止，纵然他们有改天换日的图谋，亦不该以女子清白为阶梯。冯道未应，反诘钱弘俶是否无辜，钱弘俶直言自己身为吴越王子，亦受万民膏血供奉，于国事民生，自有不可推卸责任。随后范质奉命前往赤岗大营，既无国书也无兵符，只有冯道命他转达一句“率百官恭迎契丹主于明德门”。

待天亮后，冯道率百官及诸国使臣，肃立明德门外，行揖礼而不跪，惹得张彦泽不快。冯道分寸拿捏，自有圆说，耶律德光暗自称奇，对他颇为激赏，不作任何追究，在崇元殿行登基大典。反观汴梁街头则是另一番景象凄绝，丁氏尸身高悬，亲眷老母匍匐哀泣，赵匡胤站在人群中，心知张彦泽倒行逆施，已致人神共愤，如今京师犹如巨

釜，民怨如沸汤，只待时机迸裂。

大朝会上，百官跪拜，唯独南唐、吴越两国使臣，以及冯道携赵弘殷、范质等人不跪。钱弘俶越众而出，厉声痛陈张彦泽暴行，断然宣告吴越愿遵旧例纳贡，但绝不向豺狼之辈称臣。张彦泽恼怒掷出朝笏砸向钱弘俶，幸好水丘昭券及时挥袖挡落。永康王耶律阮欲动手惩戒，大臣们纷纷上前劝解，李元清等人佯装拉架，实则暗中牵制张彦泽，钱弘俶趁乱拔出匕首直刺张彦泽，可惜皮甲稍阻刀势，对方仅仅受了轻伤。

众人长跪殿外等待发落结果，水丘昭券希望范质施以援手，范质认为钱弘俶今日怀刃入殿行刺，恐怕神仙难救。殿内，冯道从容剖析桑维翰为晋主尽忠，丁氏受辱全节，此二者已成汴梁民心所系，若是耶律德光处置失当，必将根基尽毁；若处置得宜，可收天下归心。末了，冯道轻描淡写点出契丹铁骑固然天下无双，可治理农耕城邑，终究需要懂得丈量田亩、核算税赋之人，统兵悍将易得，治世人才难求。果然，耶律德光有所动摇，旁边的耶律阮和耶律屋质顺势进言，奏请以冯道为太傅总领东京兵事，稳固朝局。冯道三辞不受，直到耶律德光亲口允诺，赦免钱弘俶死罪，方肯领命。

待钱弘俶与水丘昭券返回馆驿，便向郭荣表态拥立刘知远称帝，以汉家之师，图谋恢复河山。赵弘殷率亲军迅速接管城防，整编邺下兵马，暗中掌控局面。赵匡胤为水丘昭券他们带来这一消息，几人共商行动。

如今郭荣成了契丹新主与附庸们急于拔除的隐患，到处都张贴着通缉告示，只是画像上的人，被水丘昭券他们略作润色，一个浓髯环眼的壮汉样子，与郭荣本相判若两人。赵匡胤劝说郭荣离京，郭荣坚持留下，恳请大家拖延耶律德光，为刘知远在河东称帝争取时间。冯道以天下人心相询郭荣，郭荣慨然愿为苍生担责。赵匡胤奉命北上晋阳，临行前见了冯道一面，冯道语重心长嘱咐赵匡胤，无论日后风云如何变幻，务必守住为将之道，心存忠义，执法公明，不滥杀，不虐民，乱世兵戈终须止息，而止戈之道，握在知兵者手中。

## 第 12 集：南归梦遥，北地生变

赵匡胤抵达晋阳后，直接拜访了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郭威，向他陈说利害，其胆识深得郭威赏识，感叹赵弘殷总算聪明了一回，押对了宝。与此同时，孙太真牵挂钱弘俶，入御史台狱探视，郭荣后脚便至，见钱弘俶身陷囹圄，仍泰然自若，心中稍感欣慰，激励他切莫气馁，如今他不再是池中物，因天下人皆心系于他。

当夜，刘知远与众人商议，赵匡胤、张永德静候于门外。若是换做平时，赵匡胤断不会像今日这般沉稳，但他经历了亡国之厄，深知刘知远、郭威这等踞河东而望天下的权臣节帅，每一步棋都要慎之又慎，北有契丹窥伺，南有诸镇环视，河东之外还有河北，如此形势下，个人勇武忠诚，往往要让位于利益权衡。

那扇门里，指挥使史弘肇、观察推官苏禹珪等人正襟危坐，各有己见。兵马都指挥使刘崇引刘继业入内，对方精通数族言语，正好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：耶律撻烈不在大营，而是扮作奚奴（奚族出身的战服奴役或民兵）在灰水河大营中盘桓月余，耶律德光女婿萧思温出入营盘。刘知远看中刘继业是个人才，擢升他为副都虞候，并派遣王峻奔赴汴梁，假意向耶律德光称臣纳贡，意在试探。

正当契丹臣在汴梁宫争执不下，力劝耶律德光北归、另择重臣坐镇中原之际，王峻突然入宫奉表称臣。冯道一眼看穿虚实，郭荣、钱弘俶、水丘昭券等人也在揣测“伪降”背后的真正图谋。同样，耶律德光拿不定主意，亲自去找冯道，请他指点迷津。冯道带着耶律德光登上城楼，站在高处俯瞰京畿，所谓京畿十二县，唯有陈留一地尚存城垣，其余州县皆成丘墟，寻常百姓家早已断粮，无数人为求一线生机，只能扶老携幼，背井离乡奔汴梁，希望能在天子脚下讨得一口活命的粥饭。

冯道指着苍茫景象，力陈赈济必要，欲在中原立足，并非仅是“打草谷”式的掠夺，更需赢得“人心”，此时开仓放粮，不仅是仁政，更是固本之策。耶律德光被冯道说服，下令处死张彦泽，以平民愤。这一天，张彦泽被押往市曹，游街示众，沿途百姓不再是沉默，而是怒火喷涌，瓦砾、石块纷纷掷去，昔日他施加于人的恐惧，此刻

百倍奉还，后世史载“断腕出镬，市人争啖其肉”，可谓恶贯满盈，终食恶果。

钱弘俶得知此事，心境渐从愤世转为沉郁，幸有孙太真相伴，于凄风冷夜中给予些许慰藉。他甚至自嘲许愿，若日后有命南归，索性抛了这王室纷扰，去那东海黄龙岛，做个自在的“上门女婿”也罢。另一边，王峻求见冯道被拒，冯道让范质传话：若刘知远欲称臣，须献谷麦种粮各三十万斛，并添了一句淡评“眼下这天下，大抵也就值这个价了”。赵弘殷受冯道示意，警告郭荣若想保全性命，近日便安分些，莫要随意走动。

次日朝会上，冯道代表百官向耶律德光献国号为“辽”，正式承认契丹政权承接天命，具备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外衣。孙太真颇为不忿，认为冯道此举违背桑维翰遗志，可钱弘俶看得更为通透，表示就算桑维翰复生，恐怕也会俯首称臣。自衣冠南渡算起，中原板荡，胡汉交融，所谓的文气节义，早已变得模糊而功利，唯一希望便是寄托于河东明主。

彼时汴梁举行朝贺，而太原正上演一幕极具草莽气息的登基大戏。刘知远原本还想再观望，但以郭威为首的众将臣彻底坐不住，索性霸王硬上弓，强行将刘知远从房间里抬了出来，给他披上“龙袍”，再喊一声万岁，简简单单完成了拥立。赵匡胤见状深受震撼，从未想到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一个中原天子的诞生，竟可以如此草率仓促，没有隆重仪典，只有一面代表军权的纛旗，成了最初始的皇权象征。

公元 947 年 2 月，刘知远正式即位，旗帜既树，应者云集，长期压抑的中原民心与汉人势力，如同找到洪口轰然爆发。各地藩镇、后晋旧将起兵响应，纷纷斩杀契丹监军或使者；底层百姓群起反抗，自发诛杀契丹任命的地方官吏；澶州义军首领王琼，率部攻入州城，围攻契丹守将耶律郎五；东方义军更是势如破竹，接连攻破宋、亳、密三州。消息传至汴梁，耶律德闻讯大惊，欲弃城北去。

## 第 13 集：忠良被害，奸佞合污

公元 947 年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中原反抗激烈，统治难以维系，被迫放弃汴梁北返。冯道作为随驾重臣，临行前特来与钱弘俶作别，自叹纵有违心称臣，但耶律德光待他终究不薄，而他历事六朝天子，送走五位旧主，眼见龙旗变幻、宫阙易主，却终未得见一日太平岁景，恍如梦里寻舟，终是空荡。次日，冯道、石重贵随同队伍一并出城，没入北行烟尘。

同年四月，耶律德光行至栳城暴卒，享年 45 岁。时六月，后汉高祖刘知远率军南下，顺利入主汴梁，为安民心，嘉奖吴越使臣钱弘俶等人，更颁诏豁免京畿三年赋税，开仓赈济，督劝春耕，一时百姓稍得喘息。钱弘俶南归前，特与赵匡胤、郭荣二人辞行，并请他们赠一表字，相约他日若逢太平岁，必再聚首，共饮一杯热酒。

离京后，钱弘俶众人归船行于水道，海上疾风骤雨，正如时局变幻莫测，令他心中感慨万千。反观远在台州的宁海县，县令高煦与太守沈从约密谋，构陷县尉沈寅，因其曾向程昭悦告密，二人便罗织罪名，诬其“为谋前程出卖众人性命”。

同一时间，宁海县员外方宏进暗中收集乡里田产被侵夺的执契，悉数交予营田司主簿陈兴，意图揭露地方豪强侵吞田土罪行。然而，此事牵涉甚广，十六村寨中仅两百余户失田人家甘愿献契，余者皆畏祸不敢应。正当陈兴欲携契密报，台州营田使杜皓已与高煦率众骤至方家，一族老少惨遭屠戮。陈兴侥幸逃脱，身负重伤，踉跄奔至县学门外，亲自将执契交予博士崔仁冀，最终气绝身亡。

吴越使团一行途中突遭飓风，船只偏离航线，被迫泊靠于台州宁海县。此时县学内，高煦正带人搜查陈兴下落，崔仁冀为一介学官，纵然对方威逼利诱，仍是不为所动，一再否认见过陈兴，言语间滴水不漏。高煦急奔码头拜见水丘昭券，顺便借此机会面谒钱弘俶，但水丘昭券以“殿下舟车劳顿，暂不见客”为由拒绝。

然而，此时钱弘俶正与孙太真微服登岸，看着街市熙攘，满心以为宁海县就算不是歌舞升平，也应是百姓安居。

结果话音未落，旁有摊户反驳，称他只见街面光鲜，却不知那等土里求活的人，如今被逼下海搏命，不肯下海的，田地被人强佃，辛苦一年落不下温饱，还得背负山越社那利滚利的阎王债，子子孙孙都还不清。

钱弘俶听得心头震动，继续前行，又亲眼目睹了米价飞涨的惨状，城门处张贴着缉拿陈兴的告示，如此看来当地必有隐情。回船后，钱弘俶慨然追忆唐太宗贞观年间，米贱时斗仅五文，一升十合，百姓衣足食丰，如贵兄所说那般“盛世无饥色，仓廩有馀香”。而今四方兵戈频仍，去年尚能以十五文购米五升，今岁同价只得二升，全因政苛吏猛。

另一边，崔仁冀深知事关重大，决意携证揭发，派学生子藩给吴越使团送去一张白纸，暗示有要事需当面陈情，却又恐隔墙有耳。水丘昭券与钱弘俶皆是聪明人，略一思忖，便猜透了其中关窍，决定亲自与崔仁冀见上一面。

会面之时，崔仁冀执契尽数呈上，并将陈兴遇害真相和盘托出。钱弘俶仔细翻阅，脸色愈发凝重。原来宁海盛行“先征后量”的贪腐伎俩，官吏在丈量田亩前先强征赋税，待实际测量时，再将多征部分中饱私囊。此法如毒藤蔓延，百姓田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，时间一久，必是民愤国亡。

高煦奉命前来县学，名为公干，实为窥探，却被侍卫拦在门外。屋内，钱弘俶盯着执契愤慨难平，若是陈兴活着，这些执契便是州县官吏与地方豪绅内外沆瀣、欺虐生民的铁证。可陈兴一死，执契便成了孤证。如今事涉一州、一县令、一营田使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光凭孤证无法立刻拿人问罪，一旦拖延数日，他们足以将所有罪证抹除得一干二净。钱弘俶从水丘昭券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，那就是今日事，应今日查，拖延即是纵容，犹豫便是败亡。

## 第 14 集：贪天巨案，望族倾巢

因事出紧急，钱弘俶已然顾不得太多，当即召来亲信将领刘彦琛，调集亲兵。水丘昭券等人虽极力劝阻，但钱弘俶心知此案背后水深，若按部就班，只怕证据早已销毁殆尽，遂不听谏言，执意率兵直扑高煦县衙署，大有查抄之势。

钱弘俶与孙太真假扮作跋扈贵胄，行事张扬，甫一上马，便命人将高勋绑了，随即率众强闯县衙，将秦鹤等一千胥吏围在衙内。那沈从约自恃有些背景，尚摆出一副倨傲神色，欲以官威压人，却不料孙太真行事果决，上前飞起一脚，连人带案踹翻在地，旋即喊人把他五花大绑。

控制衙署后，钱弘俶彻查文牍库房，转而前往刑狱，见到了被无辜囚禁的沈寅。沈寅身陷囹圄，神色从容，面对钱弘俶的询问，娓娓道来台州营田司与地方豪族勾结的鬼蜮伎俩。原来，这帮蠹虫以“借贷”为名，行“先征后量”之实，百姓未种粮，官府便按虚数强征“贷粮”，待秋后丈量实产，豪族掌控的营田司又以大斗收、小斗放，账目上再动手脚，层层盘剥致使百姓辛苦一年，所获竟不抵官债，田地屋舍皆被夺去。而幕后操盘者，正是历仕三代、根基深厚的营田使杜皓，此人更有一重骇人身份，乃权臣胡进思的内弟。

那厢，钱弘俶与水丘昭券相谈，认为揭穿这量斗舞弊、账目藏奸的勾当，原不算难事，量斗做手脚、账目藏猫腻，无非是鼠窃狗偷之技，一查便知。真正令人为难的，恰在破局之后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这泥中恐有盘根错节的蔓藤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钱弘俶顺藤摸瓜，查阅大量贷契，果然发现百姓田契与纳粮凭证多被豪门扣为抵押，致使无数家庭陷入债务深渊，所有线索均指向杭州朝廷中的勋贵权臣，牵涉之广，动摇国本。

为彻查台州贪腐，水丘昭券亲赴营田司，以雷霆手段逮捕营田使杜皓。当场查获大量盖有官印的纳粮执契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坐实了台州五县大规模贪腐之实。然而，在宁海县衙内，沈寅向钱弘俶指出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，那便是就算真相大白，如何补偿民众损失、重整秩序，仍是艰巨挑战。钱弘俶闻言内心沉重，慨叹仅台州所缺粮米，若在中原，足以“买一个天子”。

杭州城内，程昭悦收到风声，连夜召集心腹，不惜一切代价筹集五十万斛粮米，意图抢在钦差彻查前，填补这巨

大的亏空，上演一出瞒天过海的戏码。钱弘俶与水丘昭券联署急报，连夜送抵杭州王宫，直指朝堂积弊。内侍不敢耽搁，连夜呈至钱弘佐案头，钱弘佐即刻下诏，夤夜召集重臣入宫议事。钱弘俶与仰仁诤先后入宫，唯有元德昭婉拒入宫，只命人回禀，待天明将循例入宫问安当值。

仰仁诤身为国丈，其族人亦在案卷中被牵扯，他未待君王询问，主动出列，免冠请罪。钱弘佐深知此刻若严惩仰仁诤，恐逼反朝中一大派系，于大局不利，便上前温言安抚，暂稳局势，先将仰仁诤摘出漩涡中心，行那徐图后计，以免打草惊蛇。

待仰仁诤离开后，殿内只剩兄弟二人，钱弘佐与钱弘俶分析杜皓案，表面是地方蠹虫贪渎，可细究其银钱流向、人情网络，早已粘附了几乎半个吴越的望族。反观胡府一片平静，胡璟将宫中召而不全、国丈请罪等情状细禀，胡进思反应极其冷静，判定当前不宜妄动，唯有静观其变，方能窥得“王意”深浅，再做决断。

## 第15集：粮道启程 暗潮初涌

钱弘俶一行自台州返杭复命，前脚刚踏入宫门，后脚便迎来了一场“长辈关怀”。礼部尚书吴程特意入宫为侄子求情，更是语重心长地提醒钱弘俶今时不同往日，行事作风当有庙堂大臣的体统，万不可再似当年那般任性妄为。然而陈情归陈情，惩戒难逃，吴程领着钱弘俶与水丘昭券来到殿外，钱弘俶手持旨意出殿，罚钱弘俶跪于奉先堂，暂且为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。

殿内，钱弘佐召见了水丘昭券等人，宣布一件大事：南唐生变。自从李璟即位之后，便以李唐皇室后裔自居，早有定鼎中原、恢复旧都之意。故而，李璟明发诏令，任命王崇文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，正式发兵进攻福州。这福州，地处东南要冲，原为闽国故地，后被将领李仁达占据。李仁达为人机变，先前曾假意归附南唐，如今南唐大军压境，他立刻转向吴越国紧急求援。也正因局势骤然紧张，钱弘佐与众人商议，决定调兵南下驰援，以御外患为首务，台州案的处理，只得暂且搁置。

当天夜里，钱弘俶亲至奉先堂，接出罚跪已毕的钱弘俶，俩人坐在院中饮酒望月。钱弘俶听说自己要随军出征，唯恐力有不逮，钱弘俶安慰他无须过虑。同样，钱弘佐一身轻衣简从，夜访博易务与钱弘俶会面，兄弟二人促膝长谈，昔年恩怨是非尽数摊开，冰释前嫌。钱弘佐切入正题，提及援兵福州一事，可若是对福建用兵，大军粮秣转运需以海运为主，他希望钱弘俶出面说服俞大娘子，借助其海船力量助运军资，钱弘俶欣然同意。

朝会上，钱弘佐端坐明堂，重新调度人事，水丘昭券、仰仁诤、张筠、赵承泰皆得实授，分掌兵权，钱弘俶则是被委任为江东南面行营观军容使，专司粮秣辎重。此职看似远离刀锋，实握三军咽喉，亦是个烫手山芋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管粮官向来是“有功不显，有过背锅”的苦差事，但钱弘俶心里清楚，这是兄长给他的第一道考题，若能趟过这道浑水，方能为日后分担国事打下根基。

胡璟对此任命嗤之以鼻，将其视为“虚衔闲职”，胡进思本人则如老僧入定，不知算计几重。消息传到行伍之间，那些刀头舔血的丘八们更是议论纷纷，言语中满是讥讽，认为沙场本是斩头沥血的买卖，今竟遣个玉面郎君守着粮道命门，莫不是要他们饿着肚皮去拼命。仰仁诤自有衡量，警告众人谨言慎行，不要落了旁人口实。

钱弘俶亲访崔仁冀，点明利害，聘他为机宜文字随军参赞。紧接着，两人又去牢里见了沈寅，向他说明来意。沈寅告诉钱弘俶，天下板荡近百载，每年都有战乱，能在这修罗场中全须全尾活到今日的，哪个不是人精里熬出的油渣子。但钱弘俶不摆宗室架子，唯以诚心相邀，最终打动沈寅出任管勾，与崔仁冀共掌后勤，辅佐钱弘俶。

临行前夜，孙太真为钱弘俶整顿行装，忧心忡忡，钱弘俶温言宽慰。翌日入营，钱弘俶甲冑齐整，于大帅前自称“末将”。钱弘佐听宫人传来的消息，笑着感叹九郎有所长进，倍感欣慰。钱弘俶问及悬而未决的台州旧案，钱弘佐面色凝重，此案久滞非关时运，实因牵扯权贵，为君者须有衡量端平一碗水。再三思量后，钱弘佐下令处置台州案主犯，因案中要犯涉及杜皓，胡进思为免火势烧身，密令胡璟将人私下了结。

钱弘俶赴任后勤，方知粮道艰难：河道淤塞、民夫短缺、豪强截流，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，他果断征调、开仓、借道，威压地头蛇。一时间，弹劾奏章如雪片飞向杭州，朝臣斥钱弘俶跋扈专横，唯有吴程力排众议，表示当初先王崩逝，群臣审视诸子，认为钱弘俶轻浮无状，难堪大任，可现在临危受命，这位昔日最是“胡闹”的王子，才是最有胆魄与担当。

## 第 16 集：恩威并济，整军砺志

钱弘俶坐镇军中，沈寅便成为他手中一把锋利的快刀，其行事果决，常代钱弘俶发号施令。大军开拔在即，物资调配迫在眉睫，沈寅勒令督粮官孙宾，七日之内，必须将所有所需物资的品目、数量全部齐备，短一石一粒，军法不贷。

另一边，钱弘俶亲自巡视军营，一支名为“忠顺都”的队伍引起他的注意。队伍来历颇为奇特，其前身乃是淮西一带的叛兵，后被收编入伍，如今的主事者正是指挥副使路彦铤。因为军纪涣散，形同虚设，这支队伍不受待见，格外有一个诨名“鱼头都”，缘由来自粮饷常缺，他们日日以鱼头佐餐，军中将士反应亦是两极，如蒋多逊者，每每捧碗必怒骂；而如马友诚者，却能咂摸滋味，苦中作乐。

水丘昭券向钱弘俶透露，整个吴越国有三十八个兵都，唯独忠顺都最小，在册兵额不满百人。因为李仁达短短五日连发三道求救文书，军情十万火急，兵部文书吏员们被逼得焦头烂额，四处搜罗拼凑兵员，这才在名册上填了忠顺都的名字，把他们匆匆拉来充数。

按理来说，兵留无用自是应裁，可这些人非但不能裁撤，反而要世袭罔替、父子相继，只要家族香火不断，就有一份铁杆钱粮可吃。究其根源，便是“忠顺都”前身为“武勇都”，其祖上曾为开国君主立下赫赫功勋，功绩之大，足以荫庇后世子孙，坐食俸禄。

面对忠顺都这般积弊，崔仁冀看得真切，认为留着他们也是徒耗粮饷，临阵不堪一用，不如早早遣返，免得拖累三军。然而钱弘俶另有打算，主动向主帅仰仁诰请命，欲兼任忠顺都指挥使，亲自整顿。此举在众人看来无异于自讨苦吃，反对声四起，但钱弘俶态度坚定，仰仁诰只得应允。

深夜，钱弘俶赴任忠顺都营，以马友诚、蒋多训为首的老兵油子，自是满心不屑。钱弘俶未多言语，直接下令将带头数人杖责四十，这一顿“杀威棒”落下，哀嚎声响彻整个大营。当天夜里，营帐内一片骂声，众人捂着屁股，痛斥老钱家没一个好东西。

次日一早，众人一肚子怨气被带至校场中央，发现钱弘俶竟已备好了数十桌全鱼宴。钱弘俶与众人同坐，持箸共食，当众宣布自今日始，忠顺都不必再吃鱼头。路彦铤是个明白人，深知反抗徒劳，且对钱弘俶整顿军纪、体恤士卒的魄力有所触动，遂明令众兄弟遵从。钱弘俶将贴身宝刀解下，亲手赠与路彦铤，这一赠，赠的是信任与尊重，人心至此，终被收服。

待大军开拔当天，忽逢滂沱大雨，道路顷刻化为泥潭，车马粮械深陷难行。后方有吴程等人向钱弘俶阐述运粮方案，前方则有钱弘俶指挥士兵铺设草垫，确保大军顺利通过，也让这支昔日的“废兵”首次显露出效用。

在此期间，钱弘俶发现正兵与辅兵待遇悬殊，所有的苦役、劳顿，几乎全由地位低下的辅兵承担，反观正兵们相对清闲，只需负责呵斥指挥。当队伍及至西溪渡口扎营，不公现象愈发明显，正兵在帐内围火取暖，大嚼干粮；辅兵却在外面淋雨蜷缩，腹中空空。钱弘俶勃然大怒，当众将虞候田必有叫到面前，毫不留情地出手教训，严令从今往后，一应饮食柴薪，正兵、辅兵务须均等。

不久，钱弘俶因连日劳累奔波而病倒卧床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前线传来噩耗，暴雨引发山洪，粮道被彻底断绝。

由于粮食仅能维持十日，钱弘俶不顾病体沉重，毅然作出决断：委派沈寅代行观军容使，赶赴前线稳定军心，自己则留守温州，负责筹集粮草，着手调查当地可能存在的粮食贪腐，以解粮荒。

## 第 17 集：铁腕肃贪，潜蛟化龙

眼下，东南行营了无音讯，全因连日暴雨、水道断绝。钱弘佐派去两队人马联络，始终没有半点回应，心中悬石难落。胡进思认为钱弘佐既已将专阃之权（将领在外统军作战的独立决断权）授予仰仁诎与水丘昭券，所谓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此二人受此重托，必当在前线戮力用命，死战不退。钱弘佐无计可施，索性宣布散朝，怎料程昭悦忽然跪地，就台州事务向钱弘佐请罪。此人巧舌如簧，一番言辞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仿佛所有过失皆是天意难违。钱弘佐本非刻薄君主，何况心绪全在军国大事，未再深究。

再观温州六州都转运司，钱弘俶带着崔仁冀、薛温一行人前来筹办粮秣，知州欧阳宽率榷税使孙昱、营田使张巍、永嘉县令王俭出面相迎，言辞恭顺恳切，誓言竭力报效朝廷，可话锋一转，又称州仓内的七万八千斛粮食（约五千多吨）尽数运往军前，更有文书为证，那白纸黑字上，竟赫然有着崔仁冀的签押。

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控，崔仁冀如遭雷击，完全不知情，急忙辩解他前些时日确实借调过一千八百斛，但与七万八千斛的巨额数目相比，简直是九牛一毛，绝无可能混淆。况且七万八千斛犹如一座米山，自己怎么可能如此轻忽，擅自调拨。崔仁冀的辩解有理有据，但文书上的签名却真假难辨。钱弘俶敏锐察觉州仓存粮异常，欧阳宽等人说辞漏洞百出，为避免打草惊蛇，当场命人将崔仁冀捉拿关押。

回去路上，王俭隐隐不安，总觉得事情太过顺利，若钱弘俶如此轻易就采信人言，未免显得太过草包。欧阳宽完全不在意，在他看来，签押文书铁证如山，纵使钱弘俶心有疑虑，也翻不出什么浪花。然而他们前脚刚走，钱弘俶就避开所有耳目，单独来到了关押崔仁冀的地方，他相信崔仁冀为人清白，只是一座米山不可能凭空消失，必然藏于咫尺之间。在二人分析下，疑点锁定了博易务的栈仓。

为了获取铁证，钱弘俶委派崔仁冀秘密前往玉环山水寨，向镇守那里的将领罗晟借调水师步战都。待时机成熟后，钱弘俶亲自带队，与借兵归来的崔仁冀会合，直扑博易务栈仓突击搜查。欧阳宽闻变仓皇赶来，初时犹自嚣张，强辩不休，直至钱弘俶将调查所得层层剥开，搜出了被藏匿的粮食，而他彻底面如死灰，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。随后，钱弘俶以雷霆手段，将欧阳宽就地正法，一刀砍掉了贪官头颅，震慑了地方官吏。

温州一事尘埃落定，钱弘俶任命崔仁冀接任温州知州，继续整肃地方、巩固战果。此举在吴越朝堂激起千层浪，众臣议论纷纷，吴程依旧力挺钱弘俶，元德昭则是另有权衡。胡璟百思不得其解，钱弘俶这位昔日以顽劣著称的宗室子弟，此番随军挂了个“观军容使”的名头，本意不过是钱弘佐借其身份，为日后遥领外郡攒点资历，居然让他在外摆开了架势，拳打脚踢。胡进思听着胡璟的疑惑，冷然点破战场之上，非一人一家生死，而是死万人、灭百族、亡一国的勾当，若无铁腕镇抚后方，前线顷刻崩颓。

同样，钱弘佐深知弟弟处境艰难，为给予强力后援，他不仅将崔仁冀擢升为六品官员，更派钱弘侑亲自出马，寻回了此前因钱弘侑事件被牵连发配的能臣慎温其，令其随时听候调遣，以备助钱弘俶一臂之力。

反观前线滩头，沈寅所率小队遭伏被围，情势危殆，急需人手增援。路彦铤等人见状，坐在粮草车旁吃着饼子，优哉游哉地看着戏，气得沈寅拔出佩刀架在自身颈上，怒吼他们若今日不听令，便自刎于此，看他们如何交代。果然这一招破釜沉舟奏效，路彦铤带着数十人霍然起身，执刀扑向敌阵，平日看似油滑的“老卒”，一旦见血竟如虎入羊群，刀光卷处，贼首纷落，顷刻竟斩首七十余级。钱弘俶闻讯大喜，飞马报捷杭州，为众人请功。

## 第 18 集：阴谋如火，终需薪传

钱弘俌奉了王命，亲自前往太湖畔撩浅军营地。撩浅军，名字听起来非常文雅，实则负责疏浚河道、清除淤泥，相当于一个清淤工程队，但在当时，那是实打实的苦力营。士兵们需赤足踏入冰冷湖水，亲自将湖泥一担担挑上岸，日复一日，与泥泞为伴，以保太湖流域漕运畅通，农田丰饶。

看着昔日文采风骨著称的儒臣，如今身披粗麻短褐，与士卒共同劳作，钱弘俌既有不忍，更有几分敬意，当即下令将慎温其从泥潭“捞”了出来，带着他返回杭州入宫面圣。钱弘佐问及温州一事，慎温其评价欧阳宽贪鄙不能释物，量狭不能容人，钱弘俌行事果决，颇有钱弘俊整肃吏治风范。此言精妙，在于既肯定钱弘俌之功，更为钱弘俊澄清当年误会，钱弘佐闻言慨然，直言慎温其与水丘昭券一治民一治军，堪称国中二君子。

离宫时，慎温其迎面遇到程昭悦，对于这等宵小之辈最是鄙夷，连正眼都懒得给一个，直接拂袖而去。何承训等程昭悦入宫，暗中传递纸条，透露钱弘俌正调查亲卫都。亲卫都，那是程昭悦的地盘，里面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。钱弘佐听完程昭悦禀报完温州案收尾进展，回头就问钱弘俌如何看待此人，钱弘俌认为好话人人会说，可丽春院大火当夜，程昭悦确实就在宫里。

慎温其赴任温州知州一职，顺便给钱弘俌带了一盒定胜糕，令钱弘俌很是高兴，更因他的到来感到安心，忍不住抱怨这段时间整军备粮、安抚六州，实是疲于奔命。慎温其提醒钱弘俌早已不是昔日逍遥自在的宗室少年，既担此天大于系，便无歇息二字可念，纵眼前战事了结，行营撤去，朝廷必有新遣。

等到夜里回了住处，钱弘俌一想到程昭悦，气得牙根痒痒，计划找个机会除掉对方。可问题是钱弘俌总管粮秣甲仗，山越社事属户部，乃博易务管辖，程昭悦作为内牙都监使，理论上又归上统军使胡进思辖制，从中权责交错，慎温其告诫钱弘俌切莫越权，国事当前，须摒除个人好恶，以江山社稷为重。

白浦虾一役，吴越军大破南唐兵锋，乘胜逐北，与福州守军内外夹击。南唐军溃败，守将李仁达遂举城归附，福州这一东南重镇，正式纳入吴越版图，钱氏政权在闽地势力得到空前巩固。捷报传至杭州，朝野欢腾，钱弘佐大飨将士，封赏如雨，诸将皆沐恩泽，唯独少了钱弘俌，引发众人议论。吴程性子直爽，当为钱弘俌鸣不平，直指赏罚不公。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像吴程这般敢说，胡璟心有疑虑，只得向父亲寻求解惑，胡进思一眼窥破君王心术，钱弘佐此举非为遗忘，实乃平衡，有时候“不赏”比“重赏”更耐人寻味。

另一方面，钱弘俌迟迟未向孙太真下聘，惹得俞大娘子心中颇有微词，觉得钱弘俌怠慢了自家女儿。外人看来，这是七郎君不解风情，或是政务繁忙所致，但钱弘俌心里另有一本账。孙太真是俞大娘子唯一女儿，背后所代表着雄踞海上的黄龙岛，他之所以没有下聘并非不愿，而是在等一个最佳时机，尽可能换取黄龙岛对其未来大业的支持。

反观程昭悦靠着钱财广结朝臣贵戚，编织一张庞大的关系网，其野心昭昭，已然引起钱弘佐与钱弘俌的警觉。何承训如坐针毡，心想与其跟着程昭悦一起陪葬，不如抢先一步，连夜找到钱弘俌和钱弘佐，向二人和盘托出程昭悦的三大罪行。二人不敢怠慢，立刻入宫呈禀钱弘佐，但钱弘佐尚有疑虑，金陵究竟许给他什么天大的好处，能让他甘冒奇险，做出这等通敌叛国的行为。

当夜，程昭悦密会南唐使者李元清，二人把酒言欢，密谋大事。酒至半酣，程昭悦终于吐露心声，并向李元清索要筹码，今日布局是为日后坐拥镇海、镇东两镇节度使，颠覆吴越，割据一方，成为雄霸一镇的诸侯。

## 第 19 集：危局博弈，萧山夺营

这段时间以来，众位相公轮番上阵，大参特参，核心议题只有一个，那便是台州一案留下的烂摊子。钱弘俌查办此案，心里属实痛快，可整整五十万斛粮米缺口，唯有程昭悦方能填补。钱弘佐告诉两位弟弟，当年戴恽一案始终压在他心头，内库大火亦是有了指向，但他不能深究也不敢深究，甚至暗下决心，倘若程昭悦能填上五十万斛的窟窿，解了百姓倒悬之苦，哪怕是杀父之仇，他也可以暂且压下，独自背负“不孝”的骂名。而如今，程昭悦

所涉已非贪墨弄权，乃是里通外邦的叛国大罪，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对不起天下人。

南唐那边，燕王李弘冀从润州发来急报，李璟立刻找来弟弟李景遂商量。李景遂认为程昭悦不过是一介商贾，地位低贱，所言不可尽信。更何况，程昭悦在杭州既无兵权也无实权，纵然有心作乱，也是蚍蜉撼树，难成大业。李璟却觉得眼下正是大好时机，东南诸州早已对钱弘俶怨声载道，朝中大将也是人心浮动，程昭悦不需千军万马，他只需笼络了胡进思，再加上李弘冀在润州厉兵秣马，一旦杭州大乱，南唐大军便可剑指钱塘。

杭州城内，程昭悦与李元清彻夜谋划，欲借胡进思的声望与兵力。而胡进思亦自有盘算，他作为三朝元老，首要考虑的不是什么“从龙之功”，而是如何为胡氏子孙留下一份能保命的基业。他或许会利用程昭悦的谋反来为自己攫取更大权力，但绝不会轻易押注整个家族未来。

钱弘佐向兄弟坦言程昭悦不足为惧，真正威胁乃是胡进思。钱弘侗担心胡进思与程昭悦互为表里，必将酿成塌天大祸，钱弘俶则觉得胡进思不可能会与宵小勾连。李元清亦有相同疑惑，程昭悦自信洞悉人性，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就能腐蚀底线，况且胡家对钱家不存在真正的忠诚。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，钱弘俶大胆献计，先将拱卫都城的“亲从都”和“亲卫都”调离杭州，制造防御空虚的假象，再暗中联络吴程、水丘昭券、仰仁谏、元德昭以及钱元懿等人，布下一张暗网，即便胡进思真反，尚且还有应对能力。

为了试探宗亲和重臣们的忠心，钱弘侗和钱弘俶分头行动，以商议“浙东营田使”人选为由，询问宗亲重臣：慎温其与程昭悦，哪个更适合担任。试探结果泾渭分明，钱元懿毫不犹豫选择正人君子的慎温其，吴程却认为程昭悦是个买卖人，君子变不出钱来，眼下台州、温州的烂摊子，急需一个懂经济、能搞钱的人来收拾。

等到了水丘昭券那里，水丘昭券察觉有大事发生，立刻入宫面圣，厉声斥责钱氏兄弟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。他晓以利害，指出真正的生死大敌乃是南唐，若对宗亲重臣妄加试探，只会寒了人心，导致“举国无可信之人”的绝境，吴越并非中原，礼法国纲犹存，君王应以诚信待臣，臣子方以忠心报国。一番诤言，如醍醐灌顶，令钱家三兄弟恍然大悟，承认过错。

为防都城生变，钱弘俶受命星夜奔赴萧山大营，准备接管那里的兵权。萧山大营，属于拱卫钱塘的东大门，地理位置至关重要，其兵权若落入旁人之手，杭州将门户大开。当钱弘俶率人赶来时，守将沈承礼以“夜色已深，且无主帅胡进思的军令”为由，拒绝开门。情急之下，钱弘俶坐进筐子里，像运送货物一般，让士兵用绳索将他生吊上数丈高的城墙。登上城墙后，钱弘俶出示鱼符与王命诏书，沈承礼验明正身，确认无误，下令击鼓聚将。

## 第 20 集：老臣过招，阳谋解局

胡府灯火彻夜未明，胡进思传令阖府甲士严阵以待，灶上烤着滋滋冒油的鸡腿，似是算准了水丘昭券会夤夜拜访。二人对坐，一边吃着鸡腿肉，一边言语试探，尽管胡进思对钱弘佐不满，可他又话锋一转，提及与先王旧谊，话里话外透着自己并无反心，意在给子孙后代谋求功名荫恩、一线生路。

言谈间，胡进思似不经意间及王室动向，听说钱弘俶去了萧山大营，庆幸好在不是钱弘侗，若是让从未出过王畿的钱弘侗夺军，莫说调兵，怕是连辕门都进不去。因为在胡进思看来，军中法度森严，沈承礼又是个守规矩的人，但钱弘俶不同，此子外柔内刚，尤擅权变，两人一见面，恐怕是沈承礼吃了憋。

而且胡进思给水丘昭券透露一个夺军法子，有时候强硬并非管用，控军如擒虎，擒首则众伏，高明者当送虎归山，他要权给权，他惧疑便消疑，赏罚全都交给对方，市恩卖好都阿让对方代劳，如此一来就能人心悦诚服。水丘昭券听出了弦外之音，显然胡进思这番话，明面教如何对待沈承礼，实际上是对钱弘佐叫价，想要用兵须得通过他。

果不其然，钱弘俶面对骄兵悍将的挑衅，直接以大帅身份行军法，不服者杖二十至三十不等，就连沈承礼也自领二十军棍。一时间，帐下两股颤颤，威立令行，钱弘俶等杖责结束后，放权给沈承礼调兵布防，强化杭州城守备，

以应对可能的叛乱。这一收一放，既立威又纳心，令沈承礼凛然拜服。

待水丘昭券告辞离府，胡进思唤来儿子胡璟，称此人有胆识、通权变、忠王室而不迂腐，若自己不在人世，胡家子孙绝非是水丘昭券的对手。胡璟闻言嘟囔着他本就不曾争斗，气得胡进思回头看向胡璟，大骂其“蠢材”。水丘昭券回宫复命，断言胡进思所为皆因自保，钱弘佐明辨胡进思与程昭悦本质不同，遂采纳水丘昭券的意见，任命胡进思为大司马，总揽内外军事。一场夜宴，半只鸡腿，几句机锋，胡家换来权柄，钱家解了危局。

当夜，杭州全城宵禁，戒备森严，戍卫如铁桶般层层交叠。程昭悦得悉胡进思受拜大司马，自知拉拢无望，心里凉了半截，唯一生机寄托于李元清麾下那五百“黑云长剑都”老卒。然而，李元清人在秦淮社栈房，处境同样好不了多少，窗外箭镞暗伏，廊下刀影绰绰，他南唐使臣的身份，用得好是护身符，用不好便是催命符，纵是黑云长剑都骁勇，在这异国都城腹地，恐也早成箭垛刺猬，难逃万箭穿身的下场。

钱弘俶假“议和”为由来见李元清，名为商谈国事，实为羁縻拖延，自是以阳谋应对，一切皆为平叛争取时间。消息终是传到程昭悦耳中，李元清自身难保，他最后的那点指望彻底灭了，昔年布局纵横，今朝却作茧自缚。

王宫内，另有一幕风云流转。胡进思前来面君，与钱弘佐坦诚相见。钱弘佐紧紧握着胡进思的手，眼泪汪汪地自认过错，一番君臣交心，隔阂冰释。钱弘侗赌气旁观，始终对胡进思心怀芥蒂，他独自出了大殿，看到何承训仍跪在阶下，便授意对方从亲卫都调一百人，前往山越社将程昭悦缉拿归案，允其戴罪立功。

## 第 21 集：明辨暗用，兄弟齐心

待钱弘俶等人匆匆赶至山越社，程昭悦早就点火自焚，唯留一纸绝命诗，诗中夹枪带棒暗讽钱弘佐堪比陈叔宝、隋炀帝之流，惹得钱弘佐勃然大怒。彼时的郭威府内，稚子们拍手传唱黄巢的“不第后赋菊”，王朴作为记室，应担教诲之责，当场将郭威次子郭侗喊来，斥责他即为兄长未能管束弟妹，意欲施以惩戒，三弟郭信挺身上前承担过错。

恰好郭威来找王朴，刚近书斋，便听见王朴述说晚唐旧事，剖析何为“贼”与“革命”的真义，天下板荡、山河国乱之际，揭竿而起未必是贼，唯有残民以逞、荼毒百姓、苛政虐下、盗掠人财者，方为真贼。反之，若能定乱安民，解苍生于倒悬，那便是顺天应人的革命。

随后郭荣找了王朴、赵匡胤二人，共同商议关于吴越来信请求削减岁贡的事，原因是先前福州一战折戟，损兵耗饷，今岁又逢两浙五六州暴雨成灾，赈济开支如巨鲸吸水，顷刻便能掏空吴越积攒半世的府库。赵匡胤自是相信钱弘俶没有扯谎，可是中原朝廷本就捉襟见肘，二十万贡银缺口，令郭荣犯了愁。

反观杭州这边，胡进思借近年多事、将士劳苦为由，公然要求厚赏军队。钱弘侗年轻气盛，当场反唇相讥，殿内气氛骤然紧绷。胡进思突然点名钱弘俶，非要让他来为将士们请功，怎料钱弘俶竟也出言顶撞胡进思，钱弘佐顺势下令将钱弘俶贬往台州，看似兄弟阋墙，实则是钱弘俶主动请缨，既是为护佑七哥，避免其与权臣正面冲突，亦是借“贬谪”之名，行“深入虎穴”之实，整顿当地豪强积弊。

如今钱弘佐已病骨支离，食少事繁，犹强撑召弟钱弘侗，称今日贬谪吴程、外放钱弘俶，是以二人威望安抚军中情绪，当年武勇都兵变，根子不过“钱粮”二字。莫说吴越，便是汴梁崇元殿里的刘知远，也不敢坏这“军需为重”的规矩，乱世刀兵易得，粟米难积，谁断了军饷粮草，谁就是自掘坟墓。

果然，此计立竿见影，胡进思传话沈承礼，往后赏赐要求减半。然而，程昭悦那一把火，烧掉的，不只是山越社屋舍，更是一笔隐秘财源，台州贪腐大案留下的巨额亏空，最终还是要落在百姓头上。钱弘侗向吴程答疑解惑，吴程点破朝堂风波的真相，令他豁然明白王兄的良苦用心。

再看钱弘俶，轻车简从准备前往台州赴任，专门入宫拜别钱弘佐。临行前，钱弘俶作最后陈情，眼下台州已如沸鼎，若再拖延时日，误了今岁春耕，则秋日颗粒无收，那时饥民遍地，必然发生民变。钱弘佐听罢，心中五味翻涌，深知这副担子何等沉重：既要稳内乱于未萌，又要支应中原朝廷的眼色，如今更添天灾掣肘。弘俶趁机举荐沈寅赴台州整顿政务，钱弘佐欣然应允。兄弟二人促膝深谈，彼此心照不宣，一个见弟弟日渐干练而欣慰，一个为兄长病体国事而隐忧。

钱弘俶带着孙太真离开后，钱弘佐的旨意便已下达，罢免吴程丞相之位，改授威武军节度使，知福州事，主者施行。大朝会结束，元德昭回到政事堂，直接惩治了两个只知阿谀逢迎、不干实事的官员。

## 第 22 集：黄龙借粮，台州谋饷

临海县的州署衙门里，一众官吏正坐两旁议论不休，前番来了个会折腾事的钱弘俶，如今又添个沈寅，他们担心两人是要合起伙来，非得把台州搅个天翻地覆。台州司马魏伦向崔仁冀打听钱弘俶的底细，崔仁冀计上心头，深知众僚属畏威不畏德，便将钱弘俶的性子往狠辣果决处说，什么“当街斩杀”、“不容情面”，添油加醋一番，直听得大家脊背发凉。

此时钱弘俶正乘舟破浪直奔台州，途中又变了个弯折向黄龙岛，打算向岳母大人借点粮，既解民饥，亦缓国忧。谁知钱弘俶一听说弟弟并非来下聘联姻，顿时兴致阑珊，只以客礼相待，但想见俞大娘子，门儿都没有。那边钱弘俶正跟三哥说着自家难处，这边孙太真代为求情，奈何俞大娘子态度坚决，黄龙岛可以相助，但只助有意角逐吴越王位之人。

沈寅抵达临海县与崔仁冀会合，二人正准备着迎接钱弘俶，忽闻当地榷税大使谢同来访。沈寅老于官场，示意崔仁冀出面周旋，嘱咐他若有“土仪”相赠，但收无妨。果然，谢同第一份礼就是价值六百亩水田的贡品秘色窑，所求无他，唯望崔仁冀在钱弘俶面前美言引荐。待谢同离去后，崔、沈二人感叹吴越礼乐崩坏，恐怕要复刻中原那般乱象。胡进思听了朝堂上的动向，便从钱弘俶贬谪台州的诏令里嗅出异样，遂遣亲信常九亲自监视。

慎温其赶赴汴梁入宫面圣，向后汉皇帝刘知远禀报国内战事、天灾及减免赋税情况，为岁贡减少请罪。刘知远最识得真才，见慎温其言辞恳切、析理分明，又知吴越确遭天灾，非故意怠慢，未有深究。待散朝后，郭荣在藩楼正店设下一席便宴。慎温其应约而至，席间尚有赵匡胤等人作陪。酒过三巡，郭荣委婉提及朝廷欲与吴越扩大通商之意，慎温其直言沿途税赋过重，严重阻碍流通，此事恐怕难成。

魏伦这日召集属官议事，忽将话锋引向钱弘俶，故意向他们透露“贬谪”二字，使属官们不再惧怕钱弘俶，心生轻慢。其实魏伦自有一番算计，他早就担心沈寅日渐风光，压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，便萌生一招“众人轻之我重之”，私下里为钱弘俶备好厚礼，恭敬相迎，专等着用同僚的倨傲衬托自己的周全。心腹葛言平一听，赞叹此计精妙。

与此同时，临海县尉葛强亲自去了一趟忠顺都，热情上供一箱真金白银，希望能谋求县丞一职。路彦铕听完部下的汇报后，隔天就连人带箱直报沈寅，向他说明前因后果。沈寅安排他们先在偏房住下，紧接就跟崔仁冀调查葛强背景，发现对方出身低微且官声不佳，决定暗中详查。

钱弘俶又向俞文秀说了难处，希望能见俞大娘子一面。俞文秀重提山越社，并提醒他若是与孙太真的婚姻得偕，两家人做了一家人，他说的局面未必不可为，但需要他来当钱王，可保黄龙社安心做事。然而钱弘俶目前确实没有夺位之心，更为无法筹措五十万斛粮食填补台州亏空而忧心，实在不解俞大娘子为何执意这般。孙太真解释钱元瓘当年欠俞大娘子一个名分，所以俞大娘子想从女儿身上讨回来，所有人都知道当王后无趣，可若是见了别人当王后，那就成了有趣。孙太真向钱弘俶表明态度，自己想要嫁的人，从来只是钱家九郎，而非吴越国王。

## 第23集：智取黄龙，巧设宴席

俞大娘子听闻钱弘俶欲整顿台州豪强的打算，当下嗤笑对方天真，须知那江南地界里，豪门大族盘根错节犹如老榕缠石，莫说只是一介普通知州，便是王位上的天子亲临，面对这些经营了十几代的土皇帝，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。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，地方势力早成了铁打的营盘，知州县尉流水般换，可真正握有田亩、佃户与私兵的世家大族，才是这盘棋局里永远坐庄的庄家，撼山易，撼千年门庭自然就成了笑话。

钱弘俶为弟弟分辩了几句，话头绕着“台州苍生无辜”打转。俞大娘子当即反驳乱世里顾念苍生，别指望着苍生有任何回报，饥时求一粥，饱时忘釜恩，当年余家祖上开河平叛，救下的百姓尸骨都能堆积成山，可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份功业。所以在俞大娘子看来，恩义是最易生锈的锁，最易褪色的帛，与其将国运赌在庶民感恩上，不如把粮钱藏在自己腰包里更安心。

孙太真为能给钱弘俶筹粮，便把目光盯上了琅琊阁。因为琅琊阁森严如铁，无令不得入，孙太真拽上阿弟孙承祐，直扑俞大娘子面前演了一出苦情戏，先是哭诉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，又作势要断亲绝义，俞文秀见状赶紧解释俞大娘子有心向着孙太真，早就为她准备好六十四担收交单子、杭州六百亩淤田，庄铺俱全，分明就是依着公主旧例。

此话一出，孙太真没了脾气，俞大娘子见她还不信，便让孙承祐拿着令牌打开琅琊阁。孙太真持牌如持剑，直奔黄龙令与双龙旗，此二物乃统摄三十六岛的信物，紧接又撬开邻库，整箱金银搬进船里。临行前，孙太真想要偷一艘战船被钱弘俶拦住，钱弘俶表示战船是黄龙岛的骨血，若骨血抽尽，故乡便永成他乡。

孙太真不再夺船，而是恳求阿兄不要坏了钱弘俶的事，钱弘俶何尝不是心疼自家弟弟的担子重，全当今夜没有看见，任由他们开船离岛。俞大娘子晨起见到女儿留书，气得差点摔了青瓷盏，一声声骂着家贼难防，却又无计可施。而孙太真则是持旗向诸岛换得大批粮米，危机粮食暂解。

且说汴梁城内亦生变数，郭荣深夜回家探望妻儿，向妻子刘珞珈提及自己明日出京勘察河工，年旬恐怕是赶不回来。五代十国时期，埽堤是以竹笼装石沉水的古法工程，遇黄河凌汛便是九死一生，刘珞珈忧心忡忡，但还是安慰郭荣切莫挂牵家里，务必平安归来。

隔天，刘知远召集众人商议，黄河在商胡段决口三次，国库空虚，而他采纳了郭威的“以工代赈”，便想要问问大家的看法。大皇子刘承训心系于民，建议田土必须要实打实落得流民和降兵身上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方能保京畿安定。冯道一听，对刘承训大为夸赞，可国舅爷李业有心偏袒二皇子刘承祐，私下里点拨他应当争储君之位，刘承祐表面推拒，内心已生波澜。

视线南移台州，沈寅找来众人，代为转达钱弘俶的计策：打算借元佳节之名，在章安港设下盛宴，广邀州中持有营田司契书的豪绅，此宴非为欢庆，实乃一场精心布局的“鸿门宴”，其意在迫令这些平日里与官府勾连、侵吞屯田粮赋的大户，交出历年贪墨之粮，以充军需、赈灾民。然而此计虽巧，却被魏伦识破，魏伦当即密联豪族诸家，决意合力抗命。

不久，钱弘俶来到台州，地方大户依例呈上“孝敬”厚礼，但他提出了质疑。以葛言平为首的台州豪族们迅速密会，商议对策，最终定下“软抗”之策，既不公然违命，亦不全数赴宴，只派一二代表携薄礼前往周旋，既全了对方面子，又能探其虚实。沈寅早有预料，密遣路彦铤率亲兵，暗中监视与魏伦过从甚密之家的动向，以防不测。

## 第24集：港城肃贪，雷霆手段

葛强本就与临海葛氏有仇，为能借势雪耻，索性投到沈寅麾下献策。沈寅略一掂量，觉得对方值得信，此人能隐

忍、懂进退，并对地方势力了如指掌，遂问他所求何物，葛强称自己无所求，只等葛氏阖族倾覆后，便恢复本名“谭强”。

另一厢，孙太真等人核查田册户籍，孙承祐与薛温抄得手腕欲折，仍赶不及次日所需。孙太真想要找来侍卫帮忙，但薛温表示那些军汉提刀杀人眼都不眨，握笔却似扛鼎，怕是连自己姓名都写得歪斜散架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朗朗读书声，孙太真心生一计，请来夫子和学子们帮忙抄写，钱弘俶亲自录察，台州豪强田产脉络逐渐清晰。

傍晚的时候，路彦铎向沈寅汇报魏伦府外已聚了三四百人，多是当地大族。沈寅匆忙整理好丁级账簿，派人将这些东西送交给钱弘俶。事后，沈寅大概询问了情况，吩咐路彦铎安排兄弟们吃饱喝足，钱弘俶要收拾台州局面，今夜就是关键时刻。

反观钱弘俶在驿馆辗转难眠，他并非忧虑局面，毕竟有沈寅坐镇，谋断皆足，唯独愁那俞大娘子，若她因事急恼了，临时撤了旗号就功亏一篑。孙太真认为钱弘俶顾虑太深，余大娘子就算再生气，绝不会拿黄龙岛声誉儿戏。果然知母莫若女，俞大娘子平生最重恩怨，更清楚轻重缓急，所以她并未深究偷旗一事，索性就让钱家看看俞家的气量，算是为女儿添了日后的嫁妆本。

当天夜里，沈寅与崔仁冀借着葛强的那些人马，直接扑向了台州县衙。片刻间，州衙印信易主，涉事官吏皆被褫去衣冠，葛强被临时任命为台州录事参军事，暂代公务。而另一头，路彦铎带兵直闯州兵大营，瞧着曹守捉平日作威作福惯了，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便用钱弘俶送给自己的匕首，当众取了对方性命，以震慑在场众人，顺利接管整个军营。

随后路彦铎向沈寅复命，全军将士们都在州衙外严守以待，只等一声令下。沈寅趁热打铁，吩咐路彦铎拿着州府官文查抄魏伦府邸，并让葛强亲自带人查抄本家，搜罗罪证。原本葛强就对葛家怀恨在心，他一出现，吓得总管于伯变了脸色。

不过旬日，钱弘俶一行人马抵达台州。钱弘俶登高远望，心中波澜暗涌。那边葛言平赴会途中，心中惶惶不安，魏伦却仍摆出世家派头，撂下狠话，任凭钱弘俶唱什么戏码，他们接着便是，今日就要叫钱弘俶知道，想撇开世家行事，在台州是寸步难行。

很快，钱弘俶在宁海县港口设立博易务（贸易机构），专司海上贸易，更颁布税收优惠政策以扶助民生。消息一传开，百姓欢欣，可是朝廷对此颇有意见，尤其是户部官员强烈反对。钱弘佐强撑着病躯，在上元佳节大宴群臣，力排众议，申明此举旨在补偿被豪强侵夺的百姓权益。

彼时，章安港同样举办一场大会，钱弘俶广发请帖，邀所有持贷粮契约的台州豪绅赴宴。魏伦与葛言平作为豪强代表昂然赴会，意图联手发难，逼宫反制。他们料定钱弘俶不敢犯众怒，怎料钱弘俶率先发难，无须审判，不问供词，直接以“侵夺民产、祸乱州郡”之罪，下令将魏、葛二人当场杖毙。在场豪强深受震慑，不敢在有任何妄言。恰在此时，孙太真携筹集大批粮米的捷报归来。

## 第 25 集：明主早逝，吴越之憾

钱弘俶心里清楚得很，魏、葛二人只是震慑，想要对付地方豪强，光靠杀头是下策，杀了葛言平和魏伦，自有后来人填补空缺，真正治本之策，须得从根子上把他们的利益与朝廷捆绑。为此，钱弘俶当众宣布，凡是通过营田司放贷的家族，只要能够上交契约具结，不仅可以收回本息粮米，更能获得朝廷认证、享受极低税率的“博易务”海上贸易特许牌照，巧妙将豪强非法所得转化为合法贸易特权，化敌为友。

此举一出，台州民间如逢久旱甘霖，百姓重获田产，感激涕零。至于那些尚未赴宴的豪族，这下子彻底坐不住了，以顾彦诚为首的一众士绅携礼求见，开门见山说明来意，只要能参与博易务事宜，他们会如数奉交贷契。沈寅从

容应对，称户部仅拨百张牒照，早就在上元当天发完，眼下已无余裕。

事实上，钱弘俶他们仅发了八十九张，谎称发完是想要卖给那十户望族的人情。沈寅带来整整两大箱贷契，钱弘俶答应给十户望族发放十张牒照，但条件是得照者必须包揽十年秋税。崔仁冀闻言色变，立马开口阻拦，因为包税制乃历来行政大弊，有能力包税的都是地方高门大户，如果将朝廷赋税之权赋予他们，等于给他们临土治民的权柄，一旦豪强掌征税收，便如持刀分羹，轻则横征暴敛，重则养私兵裂土。钱弘俶见沈寅与崔仁冀意见分歧，便提出把条件摆在明面上，额定一个数目，每年秋赋向十家索要，丰年不增，灾年不减，纵然十家全都黑了心，那盘剥的也只是两百多家大户，无论怨恨都要自个担着。

澶州大河金堤，郭威将火漆密信递给赵匡胤，嘱托他速返京师转交冯道。郭荣亲自相送，示意他去见刘承训一面。因为刘承训已是储君，郭家父子又手握重兵，若明目张胆结交，难免惹来天子猜忌、朝臣非议，赵匡胤心领神会。

然而正当钱弘俶亲自为孙太真缝制嫁衣时，远在杭州钱弘佐已经病骨支离。宫医诊为肺痈，声称只需静养就能痊愈，钱弘俶察觉异样，私下追问，宫医们终是吐露实情，如今钱弘佐食少事繁，元气已涸，恐怕是大限将至。钱弘俶传召水丘昭券与元德昭入宫，托付身后大事，唯独没有通知胡进思。二人心下一沉，深知胡进思作为两朝宿将，元戎之首，在朝堂及军中根深蒂固，此等紧要关头将他排除在外，无异于自毁长城，埋下祸根。

待元德昭匆匆入宫后，便向钱弘俶强调亡羊补牢，速请胡进思和钱元懿入宫，以定人心。可惜，钱弘俶本就优柔寡断，再加上何承训这等宵小谗阻，竟将这至关重要的忠告置于脑后。钱弘佐强撑病体交代后事，正式将钱弘俶托付于水丘昭券与元德昭，并看向年幼的稚子与王妃，眼中尽是歉疚，自感于夫于父，皆有亏欠。

待钱弘佐屏退众人后，单独留下钱弘俶于榻前，一针见血点破他想为君王，便要懂得君臣间既要制衡更需施恩，既然未来需借重胡进思，今日就不该撇开对方，若无危难时的托付之恩，反生疏远之隙，此举必然在群臣心中划下了亲疏界限，他日根基未固，先使重臣离心，怎能坐得稳王位。

临终之际，钱弘佐明确交代三件事，一是朝政付元德昭，二是军权分散制衡，三是要为钱弘俶备足聘礼，务必把婚事办得风光圆满。钱弘佐安排好了身后诸事，却无法抚平自己心中遗憾，只得发出一声悲叹：此生太短，短得仅剩负父子恩、亏夫妻义、欠兄弟情、违君臣德，无一得以周全，唯望钱弘俶莫要重蹈自己覆辙，他的路，当走得更长，更稳。

言毕，钱弘佐溘然而逝，这位在五代十国里罕以文治与仁心著称的明主，从十三岁到二十岁的七年间，对内轻徭薄赋、减免苛捐杂税，重用良臣，使吴越经济持续繁荣；对外坚守中立，加固边境防线，抵御周边割据势力侵扰，确保境内安稳无虞。史载其“善抚将士，好儒学，性温厚，能诗”，奈何英年早逝，他的深谋远虑、未尽憾恨，一并留给了继任兄弟。

## 第 26 集：汴梁惊变，渔岛婚礼

钱弘佐去世后，钱弘俶受命继位，朝堂气氛一片微妙。老将胡进思表面看似恭顺，却率先行劝进之礼，以元老姿态给新君一个下马威，令其陷入被动。如此一来，君臣间有了裂痕，虽未破碎，已深肌理，这段梁子，算是彻底结下了。

中原汴梁，赵匡胤代替郭家前往刘承训府邸拜会，恰好被二皇子刘承祐撞见。刘承训自幼随父征战，在军中颇得人心，他赏识赵匡胤谋勇双全，当场许以亲事都指挥使要职。赵弘殷得知后甚是欣慰，但赵匡胤态度审慎。

当夜，刘承训猝然薨逝，赵匡胤大感意外。魏王葬礼上，刘知远携皇后李三娘亲临，悲痛欲绝。刘承祐按照李业的法子，故意在灵堂前演了一出悲恸至晕厥的戏码，可帝后二人清楚此子心机深沉，其才学品性远不及刘承训，唯有权术伎俩纯熟。冯道独闭房门捶胸顿足，不仅痛惜贤王早逝，更预见朝局将倾。

如今储君一死，刘承祐成为了唯一继承人，开始暗中经营自己的势力。刘知远痛失爱子，一病不起，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，便于病榻前召集群臣，欲召弟弟刘崇回京主政。然而，以李业等人为首的群臣竭力谏阻，纷纷主张册立刘承祐，刘知远无力坚持，只得晋封刘承祐为储君。待众人离开后，李三娘守在丈夫病榻边，感叹王位犹如杀人刀、焚身火，不由怀念昔日在太原时的布衣岁月，虽无今日显赫，一家人过得踏实舒心。

与此同时，钱弘俶决定迎娶孙太真，婚礼并未选在繁华都城，而是在台州章安港渔村，一切低调从简。崔仁冀、葛强等人陪同迎亲，唯有沈寅仍沉迷公务，未至现场。孙承祐为阿姐抱屈，嫌弃婚礼过于草率，孙太真却异常清醒，相较于曾经看见百姓相食、尸骸遍野，能够与爱人缔结婚约已是幸事，她知道母亲不愿自己重蹈遇人不淑的覆辙，可若是日后钱弘俶有负于她，无需旁人替她讨回公道，自己的夫婿，自己来收拾。

正当仪式简单进行时，海上忽然驶来三艘战船，旌旗招展，赫然是黄龙岛的旗号。众人起初大惊，以为是俞家不满婚事，前来抓人。待船靠岸，才见俞大娘子盛装而出，并非问罪，而是与俞文秀，亲自来为女儿送嫁。

钱弘俶松了口气，带着孙太真在港口跪拜天地、敬酒长辈。双方隔海相望，俞文秀扯着嗓门大声叮嘱新人婚后相亲相爱，白首同心；俞大娘子则是拿出一张早已写满的纸笺，顺着海风，一字一句，清晰念出对女儿的种种嘱托与教导，那是关于持家、处世、为人的经验与智慧，是一位母亲能给予女儿最坚实的铠甲。

孙太真听得含泪叩拜，祈愿母亲长命百岁，钱弘俶亦在侧郑重承诺，此生必定善待妻子。众战舰列阵海湾，如同护卫，又似仪仗，这场融合了渔村简朴与海上豪情的婚礼，既避开了都城的政治漩涡，又以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，宣告一个新家庭的诞生。

## 第 27 集：君臣相悖，兄弟相疑

钱弘俶刚接替兄长权柄，朝中老将各怀心思，使他王位如坐针毡，急需传召钱弘俶回王都同参大政。沈寅本欲暂压丧讯，待婚礼毕再报，怎料钱弘俶提前获悉噩耗。当夜，钱弘俶身着素缟，孙太真为其取一截麻丝缠入发辫行“齐衰”礼，以示哀痛至切。

钱弘俶回想兄长多年为国操劳，终至积劳成疾而终，方深刻理解其不易，不由泪流满面，更为自身幼稚深感愧疚。等到了启程当天，葛强主动来找沈寅，他感念钱弘俶知遇之恩，特辞去录事参军一职，决意追随对方前往杭州。

汴梁城内，储君刘承祐对朝中将领们充满戒心，尤其以郭家、赵家父子更甚，便找了个由头，称赵弘殷父子同守禁中不合法度，欲将赵弘殷调离。赵匡胤一听消息，毅然决然上表辞官，欲往复州另谋出路。

元正将至，钱弘俶循旧例犒赏诸军，以收买军心、稳固权位。但问题在于钱弘俶尚未得到中原朝廷的正式册封，目前仅是“留后”身份。胡进思抬出礼法谏阻，奈何钱弘俶执意为之，令他愤而离席。钱弘俶见状怒掷案上奏疏，玉扳指滚落在地，元德昭出列附议胡进思所言并无不妥。

待钱弘俶返回杭州，钱弘俶满心欢喜，本以为他必然能支持自己，没想到钱弘俶竟也劝谏时机不当。钱弘俶冷静细说原因，称元德昭和胡进思确实是为国家省钱，若现在赏赐，待正式册封后还需再赏，两赏即双倍国帑，银绢源于赋税，税重则民怨，民怨必将国危。钱弘俶闻言脸色阴沉，转瞬展露笑容，亲自上前扶起钱弘俶，命人备好酒菜，今日要与九弟把酒言欢。

反观胡进思回了府，胡璟苦口婆心劝说父亲，如今钱弘俶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既然他要赏就去赏，何必从中当了恶人，若因此得罪军中将领，怨恨都会集中到胡家头上，唯恐钱弘俶归来掌控军权。胡进思听了胡璟的话，倒是钱弘俶有一些改观，感叹如果钱弘佐多活几年，钱弘俶有了更多时间历练，积累足够威望与经验，本可成为更合适的大王。

酒过三巡，钱弘侗借着醺然酒意，终于将盘算多时的心思摊在了桌案上，他要授封钱弘俶为内牙统军使，顺势夺了胡家兵权。钱弘俶未作回应，而是提出祭拜六哥。灵位前，钱弘俶婉言拒绝兄长，指出君王若只为一时笼络军心而强行擢升，恐将动摇国本，况且以他资历威望，根本压不住那些骄兵悍将，唯有请来大哥钱弘俊方能稳住局面。

奈何钱弘侗未能领会话中的家国重量，反而觉得弟弟念着六哥、厚此薄彼，心中芥蒂暗生。兄弟间一旦生了疑隙，谗言便如藤蔓见隙而入，何承训三言两语蛊惑钱弘侗，使他一意孤行，假传先王遗命，强行授予钱弘俶军职，无异于将他架在火上烤。

钱弘俶忧愤回府，忆起父亲在世时，犹如一棵参天巨木，为所有子弟遮尽风雨。后来六哥钱弘佐继位，默默接过了那棵“树”的使命，尽管王室内部分有权争，但大体安稳，那些朝堂的阴私算计、悍将的骄横跋扈，钱弘佐从未让幼弟们沾染半分，只一肩扛起了整座风雨飘摇的宫阙，护得家族周全。两相对比，如今钱弘侗的所作所为，确实令钱弘俶感到心寒。

次日朝会结束，钱弘侗设宴款待水丘昭券，欲与水丘家联姻获取支持，制衡胡进思。然而，水丘昭券何等老练，一眼看穿其中险恶，不仅婉拒了联姻之请，更直言劝诫钱弘侗，对胡进思切勿妄动猜疑，以免激成大变。可惜这番话未能唤醒钱弘侗，何承训主动献策，煽动对方设计逼反胡进思。

## 第 28 集：上元伏杀，重立留后

何承训跪呈一句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”，彻底蚀断君王心防，钱弘侗已然被权斗所蔽，竟把他视为忠良之言，决意借上元节宫宴发难胡进思，密令何承训在侧殿暗伏刀斧手，只待自己掷杯为号，便要血溅华庭。

待宫宴开始，侍从奉上炙烤牛肉，席间霎时鸦雀无声。须知自周礼以降，耕牛为农事之本，历代律法皆明令禁食，唐律更将私宰耕牛定为重罪，元德昭等老臣面色骤变：君王此举，非但违千年成例，更似弃农本于不顾。钱弘侗解释此牛昨日跌断蹄腿，废之可惜，索性宰杀以宴宾客，而他紧接着看向胡进思，特意提及对方年操刀卖肉的旧事，直揭其出身寒微，意在故意激怒。

可偏偏胡进思淡然自若，竟自陈早年确曾应试，因诗赋不第，方开肉铺谋生，但他又话锋一转，表示若非唐室倾颓，天下板荡，钱氏先祖依旧是一介盐贩，怎能趁乱世割据东南十三州基业。此番轻描淡写，既自贬出身，又暗讽王室根基，更点破君臣互为依仗。满座寂然，钱弘侗被对方绵里藏针的反击激得青筋暴起，正当他要下令，钱弘俶突然佯装醉态踉跄上前，高声劝酒。

原来早在先前离席，钱弘俶意外发现何承训率亲卫伏于暗处，便立马返回透露给水丘昭券。水丘昭券心领神会，关键时刻行至侧殿，假传王命喝令何承训速带甲士归营，硬生生将一场政变扼于萌芽。何承训顾及水丘昭券的身份，只好悻悻离去，心里已然对他生了记恨。

宫宴结束后，水丘昭券肃然进言，所谓“主忧臣劳”原话实为春秋旧典，昔日越王勾践败于夫差，范蠡文种以此言明志，终助勾践复国雪耻。然而鸟尽弓藏，文种被勾践赐死，范蠡泛舟五湖，如此不仁不义的君王，能跟钱弘侗说出这番话的人，必然也是变相羞辱于他。为此，水丘昭券援引孟子之言，告诫钱弘侗勿信小人谗言而自毁长城。

何承训并未死心，再度密谒钱弘侗，以危言耸听，强调权臣胡进思羽翼渐丰，已成心腹大患，若不及早铲除，势必会影响王权。钱弘侗毕竟年轻，在惶惧与权欲灼烧下，终于横下心来，决意行此险招。他命令何承训直入胡府，当面传达君王诛杀之意，为的就是绝险试探。随后何承训奉命入府，如实交代上元宴刺杀密谋，并谎称此计为水丘昭券所献。胡进思自知身处绝境，决意先发制人，迅即集结府中亲兵家将，披甲执锐，趁夜直扑王宫。

同一时间里，葛强、路彦铤等人对于今夜兵变进行分析，二人遂护持钱弘俶于别殿，静观其变，只需保护好自家主子。反观何承训叛变胡进思，亲自为对方开了宫门，胡进思率领亲兵以武力控制王宫。直到这个时候，钱弘俶意识到自己信错奸佞，胡进思执刀站在钱弘俶面前，称他身子骨本来就不稳当，若是真累出个好歹，他百年后就无言再见三代先王，所以就找了个由头，当众宣布废黜钱弘俶，改立钱弘俶为“留后”。

## 第 29 集：逼宫拥护，临危称王

钱弘俶正在府中思量，薛温已仓皇闯入，带来胡进思囚禁钱弘俶于宫中的消息。如今胡进思已带人来到府外，以兵权凌驾君权，行操控国政之实。钱弘俶心中震惊，深知硬抗对抗无益，遂命人先邀胡进思过府一叙，试图探明虚实。

孙太真心里清楚今夜恐生巨变，便让人炖煮大锅羊肉，犒赏葛强及忠顺都众人，并表态酒水可免，但肉食管够，他们都是跟随钱弘俶从南方修罗场拼命杀出来的兄弟，断不能饿着肚子上阵。这一席话既稳军心，又暗蓄力量，将士们甲冑在身，静待号令。

而在另一边，胡进思与钱弘俶对面相坐，直言钱弘俶举措已失众望，唯有钱弘俶继任留后，方能稳定社稷。因言谈间隐约辱及已故的钱弘佐，钱弘俶陡然变色，以剑示意胡进思，若再辱先君，不惜以死相拼。果然胡进思伏低道歉，紧接话锋立转，剖析利害，如今江山倾覆，钱弘俶固守小节坐视不管，恐先王基业将毁于一旦。最终，钱弘俶为能确认兄长安慰，暂且表面顺从，在孙太真陪同下准备入宫，同时暗中派人密报水丘昭券，以期有所策应。

反观钱弘俶被软禁，自觉大势已去，哀叹再无忠心于钱氏的兵马。内侍黄巍含泪谏言，称宫中兵马仍奉王命，胡进思虽是专权，却从未想要造反篡逆，夺取钱氏江山社稷绝无可能。奈何钱弘俶听不进劝告，明知王宫内外把守重重，仍让黄巍冒险携手札出宫向水丘昭券求援。

黄巍侍奉先王多年，一直以来感念先王恩德，早已将自身性命系于钱家，所以他铤而走险劫持胡璟为人质，妄图强闯宫门，终究不敌守将而被制服。胡璟愤怒将他押到钱弘俶面前质问，钱弘俶惊惧失色，竟将罪责全数推诿于黄巍与水丘昭券。

当夜，胡进思陪同钱弘俶入宫，临入宫门收到胡璟字条，看到“水丘”二字，立刻吩咐何承训率甲士直扑水丘府邸。待水丘昭券展读手札惊觉变故，正欲集家将部曲谋议，何承训已率铁骑合围府宅，水丘昭券一门数十口，无论妇孺翁媪，皆成刀下冤魂。

宫中另一隅，钱弘俶与兄长钱弘俶相见，点明胡进思非比张彦泽，所求实为“是非”定论，更是引用当年桑维翰明言警醒兄长：天下必有是非，史册在上，黎庶在下，此万古不易之理。可惜事成定局，多说无益，钱弘俶告诉钱弘俶，若是他不继任留后，钱氏宗族与吴越国祚必将倾覆于旦夕。

钱弘俶自幼目睹王权之重，亦深知一旦坐上那张椅子，便是将身家性命与山河万民捆绑一处，自此再无退步逍遥的可能。然而环顾四周，群雄环伺于外，吴越百姓惴惴于内，更有兄长性命悬于刀俎，他已无路可选。为保国本不坠，避免生灵涂炭，钱弘俶只能挺肩扛起重任。最终，钱弘俶推门而出，疾步至殿前高阶，面对纷攘的文武与军士，伏身下跪，高呼恳请钱弘俶继任留后。霎那间，胡进思一众人等轰然拜倒，呼声一浪高过一浪，从今往后，那个快意恩仇的少年已悄然死去，活下来的，只能是吴越国第五位君主，一个在乱世夹缝中，必须背负着家族、国土、黎民的守疆人。

## 第 30 集：新王忍辱，水丘灭门

钱弘俶独自坐在大殿内想了许久，终在孙太真的安慰下，一步步迈出象征权力与囚笼的殿门。面对阶下一众人，钱弘俶命令葛强先带钱弘侬去偏殿休息，并下令召集五品以上文武百官入宫。同一时间，杭州城内的水丘府，已然成了人间炼狱，府中无论主仆、亲族、家将，皆遭屠戮，尸横遍地。眼看幼女惨遭杀害，水丘昭券万念俱灰，身中数创，并被三杆长枪贯穿身躯，死不瞑目，何承训则让人搜罗府中书画珍玩，悉数载入私车。

次日朝会上，元德昭率先出列，请辞归乡，却被钱弘俶挽留。胡进思父子接连上奏，以“废王居京，恐生变故”为由，坚请诛杀钱弘侬杜绝后患，钱弘俶决绝打断，表示早在一个时辰前派遣薛温押解钱弘侬出京，从今往后，钱弘侬为安国衣锦军团练副使。

为安抚胡家，稳定政局，钱弘俶继而宣布，罢免胡进思大司马军职，改授丞相之衔，明升暗降。正当钱弘俶欲封水丘昭券为相，殿门轰然洞开，何承训捧着木盒大步上殿，污蔑水丘昭券私蓄甲兵，谋篡作乱，已奉胡进思命令诛杀其满门。

待盒子掀开，水丘昭券头颅赫然入目，钱弘俶悲愤交加，先命胡进思亲手擒住何承训肩膀，再令胡璟捧着水丘头颅，自己则是抽刀上前，一刀将何承训割喉。随后，钱弘俶强忍泪水，一字一句诘问满朝：此等奸佞，欺君戮贤，自己容不得对方横行，众人是否还要推举他为留后。众臣惊惧拜伏，钱弘俶坐稳了王位，却深感无尽寒意与孤寂，一时急火攻心，呕血晕厥倒地。

事后，钱弘俶高烧不止，频生梦魇，目睹水丘昭券惨死一幕，并与父兄对话，终悟胡进思并非真正仇敌，这倾轧人心的世道方为祸根。然而钱弘俶迟迟未醒，太后吴汉月要求把宫医找来，孙太真当机立断，力阻医官及太后入宫探视，以免引发内外猜疑，动摇国本。

那日朝堂风波过后，胡璟心里生出了些许揣测，胡家当初拥立钱弘俶继位，究竟是对是错。胡进思闻言不应，只是转身回房休息。很快，钱弘俶恢复苏醒，早朝未见胡进思上朝，听说对方感染了风寒，便亲自上门拜访。钱弘俶温言慰问，话锋却如绵里藏针，将吴越一国比作一桩偌大的合伙营生，点明若按“股”而论，胡进思及其他人皆是劳苦功高，水丘一门亦是吴越之主。这番话看似推心置腹的“让利”，实为最凌厉的警示，暗藏着“我能予之，亦能夺之；我能容之，亦能保之”。胡进思自然是听明白话中隐喻，急忙跪地示忠，更是带领一众臣子，高呼愿为大王效死。

待风波暂平，钱弘俶和孙太真坐在廊下饮酒。孙太真询问钱弘俶为何没有杀了胡进思，钱弘俶表示胡进思有罪，杀了并不无辜，但他并非只有一人，他们那辈人提着脑袋厮杀，江南半壁偏安之局就是他们用命换来，若是胡进思一死，胡家上下满门乃至军中旧臣又该如何。所以钱弘俶心里非常清楚，若是仅为钱九郎，必然可手刃仇敌，但若是为吴越王，只能强忍私仇，礼敬权臣。

## 第 31 集：中原内乱，新君祸国

原本胡璟以为钱弘俶会是个比钱弘佐更难应付的主儿，可通过这件事发现，钱弘俶性情仁厚软绵，酷似先王钱元瓘，令他心里直犯嘀咕，如此温吞性子怎能坐稳江山。胡进思闻言纠正，称钱元瓘看似对外臣仁厚，但对自家兄弟杀伐果断，毫不手软，所以钱弘俶更像是开国太祖钱镠，既能杀人亦能爱人。不久，钱弘俶将沈寅从台州调回杭州，正当沈寅入宫觐见，元德昭匆匆送来一份驰报，后汉皇帝刘知远已圣躬不豫。

公元 948 年正月，汴梁皇宫内气氛凝重，刘知远病入膏肓，众臣跪在榻前恳求他颁布遗诏，册立太子，以定国本。刘知远未作理会，反而久久凝视发妻李三娘，心有万般不舍，最终带着牵挂阖目而逝。刘知远一死，烽烟初定的中原骤然失了主心骨，年仅十八岁的刘承祐仓促继位，为求政局平稳，沿用先帝“乾祐”年号，以示承续。

然而主少国疑，危机接踵而至：后晋名将李守贞据河中反叛，契丹虎视于北。郭威、杨邠、苏禹珪等人齐聚商讨，冯道直言河东兵马不可动，尽管契丹内乱，可对对方实力犹存，只要刘崇镇守太原，北边防线就还算安稳，一旦调

离刘崇，云中耶律挾烈必将南下叩关，窥探中原虚实。

同年，郭威亲率大军讨伐李守贞。钱弘俶面对中原乱局，与群臣共商对策。胡进思断言李守贞难成气候，真正隐患在南唐可能趁虚而入。元德昭荐举仰仁途巡防北境，但胡进思另有人选，推举旧部沈承礼代之，称其熟知南唐内情。钱弘俶赞许胡进思思虑周全，紧接话音一转，轻巧将人选换回吴程，既保全老臣颜面，又确保兵权握于可信之人手中。

待朝会结束后，钱弘俶单独留下沈寅，询问他今日看法。沈寅认为仰仁途长于民政，军事确非其最擅长，胡进思提拔沈承礼，不乏私心，所以重用吴程最为妥帖，因为吴程既是王室姻亲，又是多年宰相，在军中威望颇高，有他坐镇北疆，南唐纵有野心，也必难妄动。

一番话说尽，听得钱弘俶甚是满意，夸赞他日后必入相府，眼下不急于一时，先封他为“通儒院学士”，随侍王侧，负责起草文书，参赞咨询。安排完防务，钱弘俶对沈寅说出真正萦绕心头的大事，那便是先前推行的“包税制”。此法令台州户籍激增，税收显著，钱弘俶决意借此东风，全面废止“先征后量”等苛政，将包税制推行全国。

另一边，李业以监军之名，怀揣密诏赶赴汉军大营，勒令郭威速战速决。郭威得令，并未急于发兵，反而擂鼓聚将，当着满帐将佐，公然抗命，申明将者临阵当有专断之权，并强调再有罔顾战局的伪命，必斩传令之人。

李业碰了硬钉子，对郭威怀恨在心，仓皇返京。刘承祐大怒，欲斩郭威，幸好杨邠和史弘肇及时闯入宫禁，犯颜直谏，痛陈天子深居九重，不应遥控京师之外的战阵，更不可听信谗言，猜忌郭威这等国之柱石。刘承祐虽为天子，但根基未稳，军国大权尽握于杨、史等顾命老臣手里，他面对二人威压，只得暂敛杀心，低头认错。

前线战场上，郭威面对李守贞屡番挑战，采取固守策略，高挂免战牌，故意示弱，任凭敌军前来拆毁营垒外围工事。此举看似怯战，实为“疲敌之计”，待叛军锐气消磨，郭威暗中调度精锐，发起突袭，最终大获全胜，李守贞纵火自焚。

捷报传至宫中，刘承祐本欲按功行赏，擢升郭威，李业再度谗言，建议将郭威调离中枢，远镇河北邺都。如此，一则可借郭威威名震慑契丹；二则可使郭威与杨邠、史弘肇等内朝重臣相互牵制，杨、史二人在朝中跋扈专权时，亦不免多几分忌惮。

次日朝会上，杨邠听闻对郭威处置后，当即厉声质问。刘承祐搬出早已备好的说辞，以“河北边警频仍，需重臣坐镇”为由搪塞，李业更是出班附和，声称武德司（相当于皇家情报机构）探得边防确有不稳迹象。然而杨邠久历军政，对这些牵强理由根本不屑一顾，他连珠炮般抛出数个关键疑点，句句直指要害，驳得李业哑口无言。盛怒之下，杨邠要求斩杀李业，以肃清朝纲。朝会不欢而散，李业私下向刘承祐哭诉，挑唆他起了铲除杨邠等辅政重臣的念头。

郭荣秘密拜谒杨邠，并呈上郭威书信。杨邠深知郭威真正深意并未诉诸笔墨，便让郭荣口述传达。郭荣表示眼下正是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先帝老臣功高震主，难免遭忌，劝说杨邠干脆趁着往昔功勋情分犹在，主动自请出镇外藩。杨邠听罢，感叹李业这等奸小盘踞君侧，迟早祸国殃民，他让郭荣转告郭威《出师表》中的名句，郭威从中嗅到危险讯息，立刻吩咐郭荣轻装简从，火速返京将亲眷接回邺城安顿。

## 第 32 集：忠良殒命，邺都兵变

乾祐三年（950年）十一月，刘承祐与李业、郭允明等人密谋，在崇元殿外伏兵射杀杨邠、王章、史弘肇三位重臣，以儆效尤。群臣目睹此景，骇然跪伏，李业手持诏书，厉声构陷六项大罪，刘承祐则是高坐朝堂，假作悲愤状，宣称“诛奸以安社稷”。静坐旁边的冯道垂目不语，仿佛入定，已然看透新君掩耳盗铃，汉室根基蛀空。刘

承祐欲委任苏禹珪接枢密使一职，苏禹珪委婉推辞，转而举荐郭威。

此刻，郭荣冒险潜回府邸，准备带家人离开。郭威妾室张卿云临危主事，面对阖府一百六十八口的生死去留，深知同时撤离目标太大，遂决定先备轻车两辆，让郭荣带着妻儿先行离京，其余家眷仆从再图后策。

太子宫内，李三娘怒斥刘承祐昏聩暴虐，枉杀重臣，自毁朝廷根基，江山危如累卵，为今能够真正稳定局面的人，唯有手握重兵且素有声望的郭威，故而力主立刻下诏召郭威回朝主政，以安天下人心。奈何刘承祐看似孝敬，实则叛逆，他非但没有采纳李三娘的建议，反而在李业怂恿下，欲挟持郭家亲眷为质，逼迫郭威就范，倘若郭威听话回来便罢，若不回来，便尽数诛杀，以绝后患。

正当郭家紧张安排撤离之际，赵匡胤匆匆前来报信，称武德司奉命封锁郭府，人马将至。张卿云心知武德司发现郭家无人，必然坐实郭家反叛之心，果断宣布所有亲眷，包括她自己，全部留下，为的就是要用全家人作为赌注和屏障，换取郭荣出城报信的机会。郭荣与家人含泪告别，并在赵匡胤的掩护下顺利脱身，日夜兼程马不停蹄，火速将朝中巨变报予郭威，郭威誓要起兵回京。

一时间，消息传回汴京，刘承祐深感恐慌，连忙向冯道、苏禹珪问计。二人虽对新君失望透顶，但为社稷，仍献了眼下最稳妥的建议，那便是接受郭威条件，交出祸首李业平息兵祸。可偏偏刘承祐再次受到李业蛊惑，竟下诏屠戮郭家全族。行刑当日，汴京百姓闭户，唯闻铁甲铿锵。刑台上，郭家主母、郭荣妻儿、府中管事乃至一众仆役，从垂髫稚子至耄耋老仆，总共百余人口，无一生还。

噩耗传至军中，郭威父子悲痛欲绝，挥军直捣汴梁。刘承祐外逃被乱军所杀，李业亦被郭威亲自斩杀。随后郭威直奔王宫，冯道携百官相迎请其登基，但他独自入殿面见李三娘，请对方下诏迎立陈王继位。李三娘从农家女成为皇后，先后历经改朝换代、夫死儿败亡，深知孽子伏诛，亦咎由自取，但庙堂倾轧酷烈，万不能再让幼子卷入权力漩涡，所以她恳请郭威看在当年共同打拼天下的情分上，为刘家留下最后一个血脉。

郭威惻然动容，转而离开大殿，当众宣布李三娘诏书，立刘赧为嗣君，即刻迎请入京。此诏一出，举朝愕然，刘赧乃刘崇之子，后来过继给兄长刘知远为养子，从法统上确有继承资格，但在手握绝对武力、且尽得人心的郭威面前，这个安排显得过于“谦逊”甚至不合时宜。

果然，郭威麾下的核心将领们，尤其是心腹大将王峻、王殷等人，对此决定深为不满，他们追随郭威浴血奋战，提着脑袋干下这“清君侧”的大事，图的不就是从龙之功、新朝富贵。如今主将却要继续扶立刘家人，万一刘赧秋后算账，或借机生事，他们这些“从逆”之人将何以自处。也正是有了这个顾虑，一群武将们暗中谋划除掉刘赧。郭威察觉军中异动，主动拜访冯道，剖白自己无意帝位，冯道唯叹世事翻覆，终非人力可全主。

### 第 33 集：黄袍新定，大周初肇

郭威假传诏令，率军东巡澶州治河，为的是避嫌权斗，压制王峻等人拥立他称帝的企图。可是王峻等人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设了一场“劝进”局。整备安营当天，王峻夜携酒壶入帐，与郭威回忆旧事；而王殷则安排众将领签署联名血书，强令郭荣签字。郭荣拒签，王殷便将其软禁帐中，只叮嘱将士对他好生看守，勿伤性命。

因有赵匡胤持戟守帐，众将士无法入内，索性捧着纛旗跪请郭威出帐称帝。郭威突然拔剑抵颈，厉声质问郭荣是否安全，并表态若郭荣无恙，兵变尚可控；若其遭害，宁自刎以谢天下。这一招反客为主，王峻等人没了法子，只好将郭荣请出，令郭威彻底安心。最终，赵匡胤看到当年一幕重演，郭威身着纛旗简单登基，但他在全军将士面前立约三章：不滥杀、不掳掠、善遇前朝宗亲。

待大局初定，王峻星夜驰返汴京，面见太后李三娘，索要监国诏书。殊不知，李三娘早在郭威入宫那日就缮好诏书，但郭威坚辞不受，令她寝食难安。如今诏书颁布，郭威从“叛军首领”转为“奉太后命监国”，法统上再无

瑕疵，而李三娘凭着智慧，保全了自身与幼子李成勋，算是亡国后家族中最好的结局。

再看刘赧车驾刚到宋州，京城传来“澶州兵变”的消息，一枚棋子被推至台前，又瞬间沦为弃子。刘赧自然是不想成为死棋，慌乱跪在冯道面前哭求自保良策，一口一句循规蹈矩、不敢覬觐皇位。冯道历事四朝，看惯兴废，他上前扶起刘赧，低声提醒对方既不能折返徐州，以免引发割据嫌疑；又不能投奔生父刘崇，否则会有南北战端；再进汴京，更是自投罗网，唯一生路，在于“无为”二字，安居宋州，闭户读书，绝宾客，罢问讯，以示无志无争。

公元951年正月，郭威在汴梁大宁宫登基为帝，并在冯道建议下，定国号为“周”。朝堂首议立储，王峻以郭荣养子身份发难相阻，令郭威勃然大怒，厉声表态郭荣即为亲子，若有人再敢妄议，绝不轻饶。朝会结束后，郭家父子难得坐在一起吃饭，郭荣遭受灭门惨祸，不敢居住府中，以免睹物思人，特向郭威自请赴澶州治理黄河，郭威欣然应允。同期东南，钱弘俶陪同孙太真回门，补齐聘礼相赠，俞大娘子心满意足，彻底认下这个女婿。此时中原讯至，钱弘俶听闻郭氏举族罹难，心中一惊，确认郭荣安然无恙，方长舒一口气。

公元951年秋，徐州忽起叛乱，刘赧旧部叛乱，郭威遣王殷平乱，攻破徐州。次年正月，郭威亲率主力东征兖州，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投井而亡。公元952年，郭威谒曲阜孔庙，孔子四十三代孙孔仁玉率儒生朱衣出迎。因为孔庙是儒家圣地，郭威拜谒孔庙，意在倡行儒学治国。很快，郭威诏令重修孔庙，赐田百顷，命诸州立学。冯道闻讯惊喜万分，感叹自侍四朝，终于迎来真主，五代乱世长达半世纪的“武盛文衰”之局，从此撕开第一道光隙。

## 第34集：郭威立储，中原削藩

朝堂上，冯道出列，提及郭荣治理澶州大河有功，理应褒奖获封。然而话音刚落，王峻忽然提出异议，不喜郭荣坐大；而范质、李谷等文臣，则力主赏功以安人心。双方各执一词，文牍典故与权术机锋交织，竟将一堂国事议成了僵局，郭威面色凝重，将这一切纷争尽收眼底，未置一词。

及至散朝，郭威独留王峻入内殿共饮。几盏御酒下腹，郭威佯作醉意，喃喃倾诉着当年举家罹难、血脉断绝的惨痛往事，称自己形同孤家寡人，如今膝下唯有郭荣一人。说到动情处，郭荣潸然泪下，王峻见状心中不是滋味，纵有千般盘算、万种计较，终将劝谏咽回，起身推门而去。反观郭威见王峻离开后，霎时没了半点醉意，立马喊来赵匡胤，命他奉诏前往召澶州郭荣回朝。

赵匡胤领命，不敢有任何耽搁，星夜兼程赶往澶州河堤，眼前景象让他这位见惯了军中贵胄、藩镇骄子的武将，也不由得为之愕然。这位后周天子唯一继承人，此刻竟是一身粗布缁衣，浑身沾泥，与民夫役卒一同奋力劳作。他治理的不仅是一条河，更是在试图修补这个时代早已千疮百孔的“民心之堤”，赵匡胤心中掠过一个模糊念头，这样的人若主天下，或许会不一样。

郭荣从澶州返回汴京后，冯道主动上表告老还乡，郭威深知天下离乱数十年，治国安民离不开对方，遂出言挽留，更将郭荣送入中书门下，安排他跟着冯道习学政务机要。然而此番安排令王峻如坐针毡，因为在当前特殊的军政体系下，枢密院掌兵权、中书管民政，两者本是相互制衡的格局，一旦郭威立储恐会使自己大权旁落。为能力阻立储，王峻暗中筹谋，欲对支持郭荣的范质、李谷等文臣不利。

郭威察觉异样，私下向冯道吐露痛苦心事，自叹昔日在军中，众兄弟同衣同食；而今居九重，众兄弟分崩离析。冯道点拨他须知天子无私，为臣时可讲兄弟情义，为君者眼中须有天下苍生，不能再像从前那般厚此薄彼，旧时兄弟自然会心生怨谤，这便是成为帝王的代价。郭威闻言，已然有了答案，亲自下诏将王峻外放离京。

入夜后，郭威与郭荣父子夜谈盛世愿景，郭荣提出“息党争、制骄兵、兴文教、削藩镇、谋一统”的宏图，所谓“息党争”直指牛李党争以来的门户之祸，“制骄兵”针对藩镇遗毒，“削藩镇”更是要革除腹地之痛。最令人心惊的是“谋一统”，这是自后唐庄宗以来，首个明确将统一作为国策的中原政权。郭威虽觉此志如夸父逐日，但

他仍为义子的气魄动容。翌日大朝，郭荣正式受封储君，李谷、王朴、赵匡胤均受擢升。新储旋即布局，遣三人分使南唐、吴越，名为通商结好，实为探虚实、布耳目。

新妻大符氏见郭荣彻夜批阅奏疏，端羹劝慰他爱惜身体，本是寻常关切，却触动郭荣对亡妻刘珞珈的思念，感叹若是她在必懂自己万般难处。如今郭荣与大符氏并无多少感情，更多涉及政治联姻，因为她是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之女，守寡待家，郭威便擅自替郭荣结了这门亲事，也算是为巩固河北军事联盟。

赵匡胤突然上门求见，探听南征意向，郭荣一席“削藩论”展现洞见：吴越钱氏自钱镠割据以来，五十余年恭顺中原，保境安民，其民人商贾与中原往来密切，此类藩镇当以怀柔缓图。当两地百姓互通婚嫁、商旅络绎时，政治统一便如水到渠成，反倒是南唐虽据江淮富庶之地，却常以大唐正统自居，这种文化隔阂比军事威胁更难化解。

而在另一边，冯道与郭威秉烛夜谈，冯道以数十年宦海浮沉的经验，剖解乱世根源，自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坐大，皆因中央力弱而地方蓄兵，如今想要削藩，非恃强征讨，当以智取：分其权、弱其兵、导其利。

远在杭州城内，钱弘俶为纾解民力、节省国用，决意裁撤冗兵、整顿军制。缩编军队既是休养生息，更是向中原王朝表明恭顺，可此举遭到胡进思激烈反对。钱弘俶态度坚决，誓要贯彻此政，以固国本。

### 第 35 集：新旧交替，郭荣继位

散朝以后，胡璟疾步跟在胡进思后面，认为钱弘俶今日整肃老八都，实为杀鸡儆猴，谁不知老八都军务废弛、空额累累，前两代君王乃至钱弘侖皆隐忍不发，唯恐牵动旧部，引发肘腋之变，可偏偏钱弘俶竟让沈寅当众揭破，分明是当着众人面打胡进思的脸。结果话音未落，胡进思反手就给儿子一记耳光。

钱弘俶回寝宫陪着孙太真哄弄孩儿，针对于朝堂一事，有了新的权衡。胡进思掌兵多年，何尝不知军中积弊，但老八都将校世代联姻，旧部后人与故交子侄盘根错节，他碍于情面，不方便做这个恶人，索性就替他做这个恶人。

反观中原为平息南唐与吴越战事、贯通商路，李谷、王朴、赵匡胤三人组成使团前往南唐，明为调停结盟，实则奉有暗察江淮虚实，为日后一统探路。一行人先至金陵，但见众朝臣夜宴笙歌彻霄不绝，中书侍郎举杯吟诵新诗，徐铉应声唱和，正当其他人纷纷鼓掌叫好，郑王李从嘉（李煜）现身，当场赋诗一首，话中隐带轻蔑中原，并将北使比作粗鄙戎狄，令三人愤然离席，打点行装欲赴钱塘。

第二日，使团车马行至南唐润州，亲眼目睹民间贫苦，饥民遍地，衣衫破烂。赵匡胤命人取出宴席打包的珍馐分发，却引来胥吏挥鞭驱散饥民。王朴和李谷看向官道两旁，不由感叹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江南富庶名扬天下，谁知朱门外，已是膏肓之疾。

如今内牙军需整饬以固根本，钱弘俶深知无强军则德政无所依附，便亲自寻来大哥钱弘俊，并代六哥钱弘佐赔罪，更有以国事相托阐述现实困境。钱弘俶希望大哥重整内牙军，钱弘俊欣然应允，提出借来慎温其协理。

不久，中原使团抵达杭州，发现吴越国内民生相对安定，治理井然。王朴和李谷入住驿馆，纵然驿馆俭约质朴，不比金陵奢华，可是市面街肆喧沸熙攘，远胜于南唐。另一边，赵匡胤主动找钱弘俶喝酒，见他已然不是当年汴京城中的冲动少年，心中感触颇深。酒过三巡，赵匡胤试探钱弘俶对“纳土归附”的态度，钱弘俶慨然表态吴越之土并非钱氏私产，真正之主乃是耕耘于此、商贾于此的万千黎庶。

及至正式商议“南粮北输”的经济要务，王德昭与慎温其联袂而来交涉，使团意外获悉吴越非但未扩军备，反在谨慎裁汰冗兵，以节省国力。不仅如此，钱弘俶提出扩大海外贸易，以商利补粮赋，以舟楫代刀兵，将东南丰饶通过海路输往中原，亦将异域珍宝引入中土。

此策一出，王朴、李谷等人皆是颌首称许。这绝非苟安一隅之策，而是以经济纽带绑定中原，化潜在兵戈为互利共赢。裁军节用，示无威胁；开放海贸，显合作诚意。每一步，都深思熟虑，既守住了当下基业，更为将来可能的变局，铺就了一条更易被中原接受的路径。经此一系列考察与会谈，中原使团对吴越国有了深切认知，钱弘俶恪守臣礼，最终顺理成章地奉中原诏令，正式受封为吴越国王。

使团返程在即，赵匡胤与钱弘俶作别，怎料汴梁传来郭威病危消息。此刻郭威在病榻前向郭荣嘱以后事，强调“社稷之本，在民不在兵”，当以德政治天下。公元954年正月，郭威因病驾崩，郭荣继位，是为后周世宗。新旧交替，国丧未毕，北汉主刘崇联结契丹，组成联军，气势汹汹南下扑来，意图一举颠覆后周。

郭荣决意御驾亲征，在朝堂上引发轩然大波。以冯道为首的一众元老重臣，纷纷激烈谏阻，理由是郭威新继大统，根基未稳，宜坐镇中枢；且国丧期间，不宜大动干戈；更有北汉契丹联军势大，风险极高。然而郭荣意志坚决，深知唯有亲临战阵，方能稳固朝野人心。同一时间，钱弘俶为策应后周，牵制南唐兵力，亦决定亲率大军北上，兵发江北。

## 第36集：高平大捷，冯相去世

朝堂上，钱弘俶做了最后部署，率领众人以佑中原万胜。汴梁城内，冯道身体每况愈下，但他依旧坚持倚榻理事，纵是三更照样埋头伏案。而他对于郭荣亲征一事，自有一番衡量，他知道郭家父子与过往君王截然不同，郭家是想要给天下一个太平年，真正做到把“太平”二字放在心里，所以自己就算剩下一口气，也要替郭荣守好汴梁，拼着老骨头再赌上一把，赢了便含笑九泉，输了就睁着眼赴死，无非是中原再换一姓天子。范质听了冯道一席话，不禁红了眼眶。

次日一早，赵匡胤随同郭荣御驾亲征，于潞州高平县巴公原迎战北汉契丹联军。不久，急报传来，南唐清淮军节度使刘仁贍出兵淮北，剑指宋州（靠近汴梁），众将领一片哗然，后方若失，前线不战自溃。赵匡胤当众立下军令状，父亲赵弘殷和岳丈贺景思率留守之师，誓死拱卫宋州，郭荣落下心头大石，对赵家父子信任有加。

仁贍分析了赵弘殷布局，下令全军后五里扎营，休整三日后进攻。贺景思有所顾虑，毕竟以他们目前储备，顶多支撑二十天，赵弘殷则自信根本无需二十日。果然当夜，南唐军忽见远处火光冲天，数十艘吴越战船如鬼魅般逼近江岸，船头士卒齐掷火油弹，烈焰如雨砸向润州水寨。原来钱弘俶为策应后周，亲率水师直捣润州，行“围魏救赵”之策。刘仁贍只得回师驰援。

反观耶律敌禄聚兵三万抵达高平，与北汉主合兵，相较于郭荣所率大军两万，明显是敌众我寡，相差悬殊。不仅如此，守将何徽和樊爱能假传口谕，左军、后军万人临阵南逃，还未开战就已少了一万人，兵力从一比三骤跌至一比六，此刻开战无疑送死。诸将纷纷劝郭荣暂退汴梁，愿以死断后，郭荣未应，坚持与敌军死战，声称若是今日退一步，契丹铁蹄便进一步，天下不可输，脊梁更不可折。最终，郭荣以一杀六，大破敌营，北汉军溃散如潮，契丹骑兵见势不妙拔马北遁。待战事结束后，何徽、樊爱能被缚至御前，郭荣下令斩杀，以告慰众将在天之灵。

公元954年，高平大捷，捷报传至汴京时，冯道早已病入膏肓，闻胜讯后安然长逝，终年七十三岁。细观冯道一生，历仕四朝十帝，居相位二十七载，在政权更迭的岁月里，他以娴熟政术维系着朝廷运转的延续，却也因侍奉多主而被后世史笔反复拷问：《旧五代史》质疑他“可得为忠乎”，欧阳修怒斥他“无廉耻”，但李贽等人却赞他“社稷为重，救百姓于水火”。冯道一直以来，秉持着“人事天道，而非天子皇权”，其生前尊荣与身后毁誉，正是五代十国纷纷乱世中的真实写照。

郭荣返回汴梁，亲赴冯府吊唁，赵匡胤身着素缟，悲恸难抑，冯道于他，不仅是朝堂领袖，更是授业解惑的恩师。待后事处理完，赵弘殷暗中警示儿子，郭荣如今已是官家，昔日兄弟情谊，须得让位于君臣纲常。

然而高平战役结束，国库几近空虚，郭荣当即颁令缩减用度，更以身作则裁减宫廷开支。但他深知，节俭仅能解

一时之困，若要终结乱世，必须锻造一支全新的军队。为此，郭荣决意推行军事改革：三年内裁汰冗兵，编练新军，并特设殿前司。

当夜，郭荣独召赵匡胤入殿，跟他说了眼下困境，慨叹自从接过这副担子，方知先帝与冯相当年艰难。赵匡胤心下了然，郭荣既要变法，又需平衡朝中暗流。不久，一纸诏令震动汴京，郭荣力排众议，任命赵匡胤为殿前司都虞候，执掌新军整训。

赵匡胤赴任前，弟弟赵匡义向他透露拜访者众多。赵弘殷特设家宴，席间叮嘱他“得意勿荣”。赵匡胤牢记于心，赴任后拒斥各方请托，每日与士卒同食同工，亲率众人修缮营垒。郭荣巡视时深受感动，明令参与营建者优先录用。因为改革触及旧利，裁减军费引发部分将士不满，暗流隐现，坊间渐有流言。

## 第 37 集：三征南唐，权臣病逝

朝廷为筹备征伐，裁减部分军费，引发禁军怨愤。以军头张大、刘三为首，数百军士趁夜鼓噪而起，直扑赵府，意图挟制上官，向郭荣讨个说法。赵弘殷早有准备，一身甲胄，手执长刀，独自端坐于府门前，厉声呵斥他们速回军营，自领八十军棍，全当今夜之事从未发生。奈何利令智昏，乱兵已成骑虎之势，张大、刘三自恃人多，完全无视老将军苦心劝诫，挥众欲强行闯府。

一时间，刀锋相交，赵匡胤率殿前司迅速镇压，为首者被杀，哗变者被擒。翌日朝会上，赵匡胤向郭荣禀报平乱经过，郭荣下令尽数处斩首从，并昭告全军，凡有滥杀、祸民、悖反者，一律诛杀不赦。此令一出，汴梁武臣皆股栗，五代兵祸频仍，郭荣此举实为以杀止杀，重塑军纪铁律，使中央权威空前加强，为后续征伐奠定基础。

公元 955 年，郭荣以殿前司精锐为新军核心，大举征伐南唐，钱弘俶奉命策应，北上进攻湖州、苏州等地，牵制南唐兵力。郭荣御驾亲征，周军势如破竹，先后攻占滁、扬、泰等州，但在寿州遭遇刘仁贍顽强抵抗，雨季来临只得暂退。次年二月，郭荣再征南唐，于紫金山之战中截击，并大败南唐援军，赵匡胤表现英勇，率军击退南唐齐王李景达部，寿州遂成孤城。刘仁贍忧劳成疾，病危不起，部下见大势已去，只得开城投降。入城当日，寿州监军周廷构与营田副使孙羽，用担架抬着奄奄一息的刘仁贍来见郭荣。郭荣深敬刘仁贍的忠勇与气节，仍授其天平军节度使衔，且严令入城周军不得伤人劫掠。

南唐朝野震动，中书令宋齐丘等主和派力劝李璟遣使求和，但李璟仍幻想以“唇亡齿寒”之理说服钱氏，遂派徐铉面见吴程，暗示若南唐灭亡，吴越必将直面中原兵锋。然而吴程并未中计，称吴越历来恪守“善事中原，尊奉正朔”，短短八字彻底粉碎南唐幻想。

同一时间，郭荣亲至泰州海域召见钱弘俶，共议战后局势。钱弘俶基于现实考量，提出“存其社稷，去其帝号，令其称臣纳贡”的策略，意在保留南唐作为缓冲，避免吴越直接与强大中原接壤。郭荣虽志在统一，但也深知彻底灭亡南唐时机尚未成熟，便顺水推舟应允，但提出了强硬条件，那就是南唐须一次性偿清历年积欠的贡赋。南唐为凑足赔款，不得不对国内加征重税，导致民生更为困苦。匡胤对钱弘俶存续南唐的策略感到失望，认为应当乘胜追击，郭荣则是自有权衡。分别之际，郭荣与钱弘俶相约三十年后汴梁再会，共谋太平。

公元 958 年，钱弘俶将重心转向内政，下诏大开海港，鼓励海洋贸易。吴越国物产丰饶，盛产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且造船技术发达。凭借这些优势，钱氏政权以官方组织的形式，将本土粮米、绢帛等物产大规模运销海外，同时购入香料、珍宝等物。一时间，明州、杭州等港口船舶如织，商贾云集，沿海百姓因参与贸易而获利，政府税收大增，国库空前充盈。

同年秋，胡进思重病卧床，临终前向钱弘俶谏言，谈及中原郭荣乃雄才大略之主，非等闲守成之君可比，嘱钱弘俶务必善保吴越山河，以应对将来天下剧变。自此，一代权臣溘然长逝，其复杂一生堪称传奇。他少时弃文从武，辅佐钱鏐从微末中崛起，历经大小数十战，与钱氏宗族共同奠定吴越基业。在后来漫长的政治生涯中，他曾平定

内乱、护送钱元瓘归杭，以智谋劝说莱州归附后唐；也曾渐专权柄，几度操纵废立，使朝堂内外既敬其功又畏其威，如今人生落幕，他的忠诚与权谋、守护与野心，终是成就史册中一段斑驳笔墨。

再说郭荣，自从他三征南唐大胜后，便将北伐契丹、收复燕云十六州提上议程。范质执笏力谏，认为眼下南唐未稳，西蜀恃险观望，若贸然北伐，恐成腹背受敌。不少大臣附议范质，并进一步建议若要北伐无后顾之忧，必须安定东南，首要就是吴越纳土归朝。郭荣听罢，转而询问赵匡胤的看法，赵匡胤持相反观点，强调北伐势在必行，若南唐、西蜀果有异动，钱氏必定理与利害，倾力相助中原。

## 第 38 集：郭荣遗志，英雄落幕

赵匡胤心中清楚，范质所言无错，如今立夏甫过、粮秣未丰、南唐西蜀未平，北伐确实绝非良策。然而郭荣统一决心不减，深知自身时日无多，密令赵匡胤整训禁军，暗作“北巡”准备。回到府里，赵匡胤心情沉重，喟叹天下汹汹数十载，难得遇到这种英明果决君主，赵普表示天下之乱，非一人可致；天下之治，亦非一人能成。在赵匡胤的要求下，赵普吟诵白居易的《七德舞》，一句“太宗十八举义兵，白旄黄钺定两京”，说尽了乱世英主于板荡中开基创业、以武止戈的澎湃心事。

依郭荣一贯雷厉风行，第二天队伍就已经整装出城，此行名为巡边，实为北伐前奏。汴京城内，范质急召翰林医官陶冲，细问天子脉象，获悉郭荣所患非寻常疾病，而是他当初在北伐途中疽发于背，背部痈疽合并严重感染。范质闻讯大惊，直奔李谷府邸，怒斥他隐匿君疾。李谷冷静推演天子秘密集结北伐之师，恐已逾数万之众，一旦病笃消息泄露，顷刻便是军心溃散、强藩覬覦。

赵普收到消息，第一时间带着赵匡胤亲谒赵母杜氏，向其透露郭荣病体沉疴，仅有半年寿数。反观眼下，张永德执掌殿前司六年，树大根深，更兼太郭威女婿身份，若郭荣骤然驾崩，幼主年仅六岁，那张永德必然效仿石敬瑭僭夺大统。所以，赵普示意杜氏当为将来早谋，命人备下礼物，让赵匡胤出面慰问探视，留一份人心人情即可。

同一时间，郭荣在大名府召见潘美，命他一日内精选三千锐卒，次日扈驾北上。消息传至汴京，张永德顿感不安，急寻范质、李谷商议，一旦北伐大军尽出，北境空虚，契丹若趁机南下，社稷危矣。李谷告诉张永德，陛下北伐已成事实，再无回旋余地。

公元 959 年春，郭荣以巡边为名悄然北上，实为收复燕云十六州。四月十六日，御驾抵沧州，当日即颁北伐诏令，旌旗直指幽燕。周军兵分三路疾进，短短四十二日，益津关、瓦桥关、淤口关三座雄关相继易帜，瀛州、莫州等战略要地尽入囊中。史载周军“兵不血刃而下州县”，辽国边境防御如雪崩般瓦解。五月初，周军兵锋直逼辽国南京析津府，势如雷霆，辽廷震动。

然而随着战事深入，郭荣病势日重，赵匡胤见孤军深入、补给维艰，深以为忧。钱弘俶召集众臣讨论，听完全程，敏锐察觉郭荣身体抱恙。五月下旬，大军行至涿州病龙台，郭荣在此偶遇一牧羊老叟，交谈中豁然顿悟，幽燕百姓被辽国统治数十年，尽管偶尔怀念故国，却也渐成生计，若是自己猝然倒下，周军必然溃退，届时辽军反扑，新收复的州县将遭残酷清洗。也正因如此，这位以“十年拓天下，十年养百姓，十年致太平”为志的帝王，第一次在苍生与功业间陷入抉择。为免生灵再遭涂炭，郭荣忍痛下诏班师，独立军帐前眺望远方，含泪长叹自己无法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酒是何滋味。

回到汴梁后，郭荣自知大限将至，急召张永德与赵匡胤，以“策问身后事”为名进行政治摸底。郭荣不仅默许了赵匡胤“先定南方、后图北伐”的统一战略，更将刘知远黄袍加身时所用的大纛秘密授予赵匡胤。同年六月，郭荣罢免张永德，擢升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，与范质、王溥、韩通四人辅佐七岁梁王郭宗训。

临终前，郭荣久久凝视燕云地图，泪流满面，最终对皇后符氏留下“善抚吾子”嘱托。公元 959 年，后周世宗郭荣薨逝，年仅三十九岁。其收复的瀛莫二州后来成为宋辽边境重要防线，而那道未能跨越的拒马河，终成北宋百

年北疆之憾。他留下的，是一个即将终结乱世的新朝雏形，一片终宋之世未能收复的燕云故土，和一段被黄袍悄然改写的天命轨迹。

## 第 39 集：陈桥立宋，钱俶去字

灵堂前，符氏宣读遗诏，命宗训继承皇位。然而郭荣葬礼尚未结束，前线传来急报，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下，瓦桥、益津、淤口三关告急。赵匡胤勒令三军，驰援前线，铠甲未及掸尽风尘，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“劝进”便在陈桥驿酝酿成熟。

所谓辽国出兵是假，赵普与义社兄弟密谋兵变是真，他们以天下苍生离乱、社稷无主为辞，恳请赵匡胤登基为帝。赵匡胤梦中往事纷至沓来，冯道之问、石重贵之语、郭荣之愿，使他决定担起天下，并与众人约法三章：入城不扰宫室、不掠百姓、不妄杀人，他继位并非是为了赵家富贵，而是为了天下人不复乱世刀兵。

公元 960 年正月，赵匡胤率军回师汴梁，登基为帝，国号为宋。史书常言“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”似是天意使然，但细究其里，麾下将士凌晨叩帐，将象征皇权的赭黄袍覆于主帅身上，这般“被迫”登基的戏码，实乃五代君王统一的标准范式。

很快，消息迅速传至吴越王宫，钱弘俶深知赵匡胤素以忠厚勇毅受郭荣器重，没想到郭荣临终托孤，竟托出了一个篡臣，令他心里难以接受。因为避讳乃是中朝礼法大节，天子父亲的名讳中有一“弘”字，虽未直接冲犯，但新朝既立，弘字亦需谨慎避让，所以钱弘俶当众宣布，主动去“弘”称“俶”，改名为“钱俶”。

崔仁冀向钱俶奏报，如今荆南高继冲、湖南周保权皆已纳土归宋，南唐李煜亦频频示好。为保吴越根基，群臣劝其早日称臣，可钱俶未作任何表态，沈寅转请王妃孙太真相助。当天夜里，孙太真陪着钱俶坐于殿脊谈天，遥指汴京方向回忆往昔，钱俶在孙太真耐心开导下，终拟称臣表章，遣使赶赴汴京朝贡。

同年，宋将李重进据扬州举兵反叛，不服赵匡胤自称天子。赵匡胤御驾亲征，并诏令钱俶出兵润州策应，邀他泛舟湖上，以示亲密。钱俶虽调兵响应，却没有亲赴前线，只是遣将助战。此举在宋廷中引来些许非议，赵匡胤对钱俶予以信任。

没过多久，废王钱俶病危，钱俶前来探视，收养其长子钱惟治为嗣，钱俶含笑而终。此后，钱俶任命钱惟治为内牙诸军都指挥使，把他介绍给长女钱瑛、嫡子钱惟濬认识。钱惟治少年早慧，早已备好赠礼，孙太真心生怜惜，钱俶向她保证必会善待对方。

公元 964 年冬，赵匡胤以后蜀勾结北汉、图谋犯境为由，发兵六万，分两路伐蜀。后蜀军防线顷刻溃散，至次年正月，后蜀主孟昶出降。然而王全斌攻破蜀城后，竟下令虐杀降卒近三万人，此等骇人暴行，瞬间使蜀地民心相背，起义兵变蜂起，大宋统一大业彻底蒙上阴霾。消息一经传开，江南诸国震惊，原以为宋军乃“王者之师”，岂料虎狼之性未改。赵匡胤闻报震怒，当即削夺王全斌兵权，改命曹彬等人接掌军事。

经此一事，赵匡胤意识到武将擅权、兵骄将悍乃五代乱世之源，遂与赵普、赵匡义等人商议，决意推行两大国策：一是“削藩”，逐步收拢节度使之权；二是“兴文”，开科取士，广纳寒门才俊，以科举制衡武将。一日，赵匡胤微服行至汴京矾楼，暗中观察应试士子风貌。其间，一名叫司马浦的落第举子受人讥嘲，但他欲效仿冯道为民谋福祉，引起赵匡胤的注意。

## 第 40 集：重文制武，庙堂新策

出了矾楼，赵匡胤信步拐进街边一处竹棚茶摊，邀请司马浦对坐相谈。司马浦一介布衣草履，却生就一双洞穿世

情的锐眼，而他曾在北汉藩帅皇甫徽幕中参赞文书，只要略略扫过赵匡胤的举止步态，便认定他是军中大将，因武人形神皆有烙印：掌心茧痕、肩背姿态乃至眉目间的杀伐决断，皆难遮掩。

谈及出身，司马浦来自司马光一族，小半生飘零不得志，如今参试常科，所求非是攀附权贵、卷入藩镇倾轧，而是盼能治理一州一县，亲临阡陌，审断刑名，以实实在在的政事践行经世济民之学。一番话说尽，赵匡胤对司马浦颇为赏识，拽着他的手直入宫禁，当廷破格赐其“进士出身”，任为枢密院承旨，此举开创“特奏名”制度，广开才路。

南唐宫中，徐铉向李煜建议减贡，李煜遣徐铉以“辞不名”为由前往中原试探。赵匡胤听闻江南水灾，称江南水患可免岁贡赈民，以示仁政，亦是警告南唐。钱俶获悉此事，解读赵匡胤言行深意，告诫众臣须谨记，天下苍生亿万，赵、钱、李、刘不过其中四姓。

反观李煜虽远在金陵，沉醉于词赋风月，但对北方新君，始终保持着敏感的警惕。他为能与北方锐士相抗，力排众议组建一支龙翔水军，下令以鄱阳湖为水寨，修造战船，征募水兵，朱令赆掌帅印，李元清为副都指挥使，王晖、孙震等人分掌权职，擐甲执兵，以拒宋国。当天夜里，李元清找徐铉探询李煜本意，徐铉感叹宋主施压力与日俱增，难怪陛下杯弓蛇影，并传召让他出使吴越购买战船。

同样，赵匡胤在国内推行“以工代赈”，借灾民之力于汴水之畔修造战船，既安民生，又暗蓄水军。李元清奉命密访杭州，向钱俶求购战船。私下里，群臣纷纷谏阻售船，唯恐增强南唐反生后患，钱俶点名让钱惟濬发表看法，惟濬持有谨慎观点，反倒是钱惟治献上一计：售船非不可，但须向南唐索以高价。钱俶闻言欣然，赞其“善持家国”，并命惟治主理此事。惟治私下请教，钱俶要求南唐以粮支付，最好是在吴越购粮赈灾。

李煜闻讯勃然大怒，直呼吴越欺人太甚。然而，徐铉冷静分析，主张暂时隐忍接受，以求尽快获得战船，并计划后续开放边境，引导部分灾民流入吴越，将赈济压力转嫁对方。李元清立刻出列反对，认为人口乃国力根基，舍弃民众无异于自毁长城。可惜李煜未能采纳忠言，最终选择了徐铉的权宜之计。钱俶识破南唐意图，索性将计就计，于边境广设粥棚，收纳流民，承诺为众人分田、免赋、编户，此举既解危机，亦增本国劳力。

汴梁朝堂上，赵普赵普力主迁都洛阳，以山河形胜巩固国防。赵匡胤极力反对，指出当前国库空虚，迁都工程浩大，劳民伤财，绝非当务之急。赵匡胤亦知国家财政窘迫的根源，自中唐以降，藩镇节度使截留地方财赋已成尾大不掉之势，中央集权早已被严重架空。正是在此背景下，司马浦挺身而出，直言积弊，尖锐指出朝廷症结在于“外实内虚”，即财富与权力过度集中于地方藩镇。

为此，司马浦提出“虚外实中”的改革方略，核心在于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，通过制度性建设从根本上扭转局面。群臣心惧激变，纷纷劝阻，司马浦当殿怒斥他们因循苟且，只会延续乱世循环。最终，赵匡胤与赵匡义商议削藩，欲革除旧将，并拟提拔司马浦执行。怎料司马浦拒受“签书枢密院事”一职，直谏削藩若仅以权谋机巧和人事替换为手段，即便成功，也不过是制造出新的权力集团，无法终结乱世的根源。他强调“欲削藩镇，先正朝风”，主张必须以公开、公正的法治与制度重建为先，凝聚天下公心，才能真正结束武人专权、藩镇割据的恶性循环。

## 第 41 集：以死谏君，宋主夺兵

司马浦奉诏入宫，对于赵匡胤的削藩论提出质疑，既然他决意削平藩镇，收天下兵权归于一统，为何在具体措置上，却将前朝旧臣与陈桥共谋的从龙元从分出了亲疏厚薄，这般行事，看似是顾念袍泽旧情，实则于法度有亏，于公心有损，怎能让大家心悦诚服。

在力谏过程中，司马浦紧紧攥着赵匡胤的衣袂，言辞如锥，步步紧逼。赵匡胤何曾想过司马浦这般大胆，一时气得双目圆睁，半句话也驳不出来，眼看着司马浦拎起那只从不离身、装满黄豆的布囊离开，令他气极反笑，称这老倔头眼里只剩下黄豆。

伐蜀主帅王全斌因贪渎杀降等罪遭朝臣联名弹劾，按律当处磔刑并夷三族，妻女没入教坊。王全斌叩首泣血，只求赵匡胤饶恕家小性命。司马浦突然出列高呼“殿上人人有罪”，并直指两百年来武夫擅权、律法崩坏，绝非一人之过，乃乱世循环恶果，如今既欲开太平世，便当立“太平法”，若仍以滥杀树威，则与残暴旧朝无异。

此话一出，众人哗然，臣子们纷纷厉声斥司马浦非议国策、蔑视天威，请以“大不敬”之罪将他明正典刑。然而司马浦丝毫不惧，从容陈词乱世杀人不过举手之劳，难的恰是刀下留人，倘若赵匡胤平定藩镇时仍沿用枭首传习，则太平盛世永无期日。说罢，司马浦解下官帽，辞官离去，行至帐外见待刑士卒，不禁仰天喟叹，忽以头猛撞阙柱而亡。赵匡胤闻讯赶来，深受震撼，最终下旨赦免王全斌死罪，改流放羁管，其家眷皆免于戮，自己愿承天下万死之罪，以酬九州生生之世。

不久，赵匡胤在宫中设宴，专邀石守信、王审琦等一众手握重兵的核心将帅与结义兄弟。酒至半酣，赵匡胤举杯感慨，称自己能得天下，全赖诸位兄弟鼎力扶持，此恩无以为报，紧接话锋一转，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“报恩”方法，那便是让诸将轮流披上黄袍。将士们一听震惊万分，吓得他们离席乱窜，场面一时狼狈。

众人皆非愚钝，瞬间领悟了官家深意，昔日陈桥兵变，正是他们亲手将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；今日旧事重提，实是官家以戏言为刃，警示他们兵权在握，已令天子寝食难安，今日能拥立他，明日未必不能拥立他人，届时谁都将身不由己，祸福难测。也正因如此，他们默契解除兵权，请辞归养天年，赵匡胤顺势赐以巨财、美宅、虚衔，厚赏其功，却将他们手中的实际兵权悉数收回中央。待这番大事落定，赵匡胤又行至太庙，在司马浦的灵位前驻足，含泪拈起一颗黄豆放入口中咀嚼。

消息迅速传至吴越国，钱俶与臣下论及此事，钱惟治剖析赵匡胤重文轻武，收天下精兵于汴梁，以文臣制衡地方，方能换得长治久安。同样，孙太真听赞叹赵匡胤魄力与智慧，视为不世出的明君。

然而，并非所有邻邦都能领会或顺从赵匡胤，李煜称臣不辍，未将中原减免的部分贡赋用于赈济灾民，转而秘密添购战船，强化水军。此举彻底惹怒赵匡胤，随即下诏责令李煜亲自入汴京朝见。诏书送达金陵，李煜惊惧未往，反而遣徐铉代为求情。

## 第 42 集：联吴抗宋，割让崇明

公元 974 年，李煜遣名臣徐铉为使，赴汴梁作最后斡旋。徐铉伏阶泣诉，愿自削帝号、献江北十四州，只求存续宗庙香火。然而赵匡胤决心统一天下，漠然掷下句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”，此话不仅拒尽哀恳，更彻底碾碎了南唐苟安的幻梦。

消息传回金陵，南唐朝堂顿时陷入慌乱，有人主张倾库行贿，有人跪请肉袒请罪。在一片喧嚣中，李元清一言不发，疑似假寐。散朝后，李元清呈上三策：上策乃尽献疆土，换宗室安泰；中策以水师奇袭宋军粮道，搏一线生机；下策则割江右六州结盟吴越，成犄角之势暂抗中原。李煜终择下策，联吴制宋，实为一步险棋，妄图与吴越同盟延缓宋军铁蹄。

此刻汴梁城内正紧锣密鼓部署南征，赵匡胤与枢密院重臣昼夜筹划，调军集粮，任命宿将曹彬为主帅、潘美为副，并诏令钱俶助战，需筹措三百万斛军粮。钱俶集重臣议策，沈寅荐钱惟治任随军副使，但崔仁冀却认为钱惟治素有干才，当留镇西府监国，副使之职可交世子惟濬。钱俶并未采纳，而是擢升钱惟治为副都转运使总揽后勤。

李元清亲赴杭州求盟，钱俶命钱惟治代为接洽。交谈中，李元清表明以南唐宗室为质，割让江右六州换吴越援手。钱惟治果断拒绝，提出以南唐三百万斛粮米及崇明镇为交换条件，结盟之事或许还有商量。而后，钱惟治归禀钱俶，从容解释自己索要崇明控遏江阴军门户，南唐必不肯轻放，所以若是让国舅孙承祐出面索要，或可成事。

另一边，钱惟濬欲找钱俶，被马友诚、蒋多逊拦在门外，因未得父王重用，只好求助于母亲孙太真，但孙太真劝他与父亲直接沟通。等到了晚上，孙太真向钱俶说了钱惟濬一事，钱俶指出钱惟濬过往诸多荒唐事，仍需历练，最终答应让钱惟濬参议朝政，亲征前委任沈寅为太傅加以约束。沈寅本欲推拒，可在钱俶的劝说下，勉强顿首受命。

第二次交涉，钱惟治提醒李元清莫失良机，三百万钱粮米帛，便能将世仇化作盟契，于南唐而言堪称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。李元清未应，认为他是戏弄自己，转而就去找了孙承祐探听虚实。孙承祐向其点破其中关窍，吴越纵有心动，也绝不敢明受这六州，因为接受南唐割地，无异于对汴梁公然反叛，但“同仇敌愆”之心，却未必没有。李元清闻言心下了然，决意绕过钱塘，与黄龙社交易，求借兵力物资。

待李元清返回南唐后，于御前慷慨苦谏，崇明镇虽是弹丸之地，却是控锁江口的咽喉，南唐若弃此天险，犹如开门揖盗，国本必将动摇，昔日杨吴据江淮而立国，全仗长江层防；今若自毁藩篱，恐步荆南高氏覆辙。

但张洎再度力主另一套谋算，坚信舍地若能换得吴越支持，共抗北宋，便是失之东隅、收之桑榆的权宜之计。两个人，两种主张，关乎国运，李煜思虑片刻，终是无视李元清跪求良言，将崇明拱手送人。

### 第 43 集：假意投诚，挑拨是非

孙承祐与张洎在崇明镇签署交割文书，并向他承诺自饮食衣冠至甲冑弓弩，皆可暗中供给，张洎深信不疑。随后，孙承祐找南唐天德都虞候杜真喝酒，察其言谈对李元清颇多怨怼，顺势透露李元清家资钜万，果然挑起南唐内斗。反观老将郑彦华与李元清视此为国耻，悲叹后主仍醉心词赋，竟不知危墙已倾，南唐气数将尽。

吴越杭州城内，吴越王钱俶与众臣僚定策助宋南征，并将崇明镇定为北伐粮草枢纽，派遣慎温其、钱惟治赴汴梁，向赵匡胤禀报详情。慎温其携钱惟治北上汴梁，入宫面圣，赵匡胤见钱惟治器宇轩昂，夸赞他有钱俶昔日风范。

反观李元清不甘后唐覆灭，暗中展开计划，亲自前往博易务密会孙承祐，并向钱惟濬假意秘密投诚，愿效犬马之劳。孙承祐向钱惟濬进言收纳此人，以增助力，既可充实军资，亦能广布眼线，届时李元清的产业便成了他的产业。

慎温其向赵匡胤呈上舆图，江防要塞、粮道关隘尽数标绘，曹彬等人亦有部署。公元 974 年九月，赵匡胤以曹彬为都部署，潘美副之，发兵十万直指南唐。临行前，赵匡胤特赐宝剑，严令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。

钱俶亲征前夕，命世子钱惟濬监国，老臣沈寅辅政。李元清趁夜谒见钱惟濬，从容剖析时局：钱俶需要如孙仲谋般雄踞东南的继承者，而非困守宫阙的刘禅，可现在看来，钱俶调诸军，钱惟治掌粮草，沈寅控吏治，而他作为世子纵有名分，实同傀儡。果然此话一出，钱惟濬对三人有了芥蒂，认为他们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。次日，钱惟濬在沈寅辅佐下，处理政务看似有条不紊，远在军中的钱俶闻讯稍慰。

宋军初战告捷，破江州水寨，却忌惮南唐龙翔军而未取江州，转克采石矶，架浮桥运粮。大宋监军丁德裕见吴越军按兵不动，前来质问，遭钱俶斥退。钱俶担心丁德裕归朝进谗，但钱俶毫不在意，他等的是与曹彬、潘美主力会师。

公元 974 年冬，大宋水师千帆竞发，顺流东下。曹彬避实就虚绕过江州，命潘美奇袭采石矶。是夜，宋军主力对南唐水寨发动总攻，南唐最后防线在烈火中崩塌。此一战，焚船二百余艘，歼敌万余，金陵门户自此洞开。消息传至金陵深宫，李煜仍做垂死挣扎，欲调镇海军西援阻挡宋军，徐铉谏言须防吴越，并试图求见钱俶探听虚实，结果被钱俶拒之门外，怒斥吴越出卖南唐，背信弃义。

如此一来，李煜急封郑彦华，命其率镇海军、江阴军驰援采石矶，奈何战机已失。钱惟治率吴越精兵悄然东进，

一举袭取江都府水寨，控扼运河咽喉，使南唐水路命脉尽被扼断，金陵已成孤城。李元清趁机建议钱惟濬先发制人，只要他代钱俶拟大王教命，六州顷刻之间就能更易旗帜，土地归属吴越。钱惟濬尚且犹豫，认为宋军兵锋已抵采石矶，江右六州更是宋主囊中之物，若是吴越伸手夺取六州必是虎口夺食。

## 第44集：世子犯错，老子请罪

尽管钱惟濬是世子，可大哥钱惟治贤明在外，令他产生妒忌，所以李元清从中挑拨，劝他以军功巩固权位，进而提出夺取江右六州的计划，并称自己在彭蠡湖有三万水军旧部，只需钱王印玺即可招降。最终，钱惟濬未能抵住“以虚印换实兵”的诱惑，亲自取了印玺在教命文书盖下朱泥，这一盖，便将吴越国拖入南北角力的漩涡中心。

与此同时，钱俶正在誓师大典上鼓舞士气，将“保境安民”与“存社稷于烽烟”的决心昭告于众，台下军士山呼海应，却无人知晓，李元清已持假文书暗会南唐旧部。龙翔水师大营内，李元清先以“南唐将倾”瓦解军心，再以烈祖李昇“愿见太平盛世”的遗愿点燃血性，一番话刺痛了在场众将领愿，纷纷表态愿做最后一搏，满营尽是誓死宣言。

反观薛温向沈寅汇报李元清偷入吴越一事，沈寅深受震惊，怒斥他没有早点汇报，误了大事。沈寅立刻将钱惟濬找来问话，钱惟濬面对铁证，承认已盖印予李元清。也正因如此，沈寅只得另想补救措施，一面收缴印玺，一面强令钱惟濬代钱俶写下请罪书。

另一边，李元清携文书来找曹彬、潘美二人，诈称自己为吴越使者，且已招降龙翔军。曹彬、潘美皆是百战名将，细观文书印玺无误，直觉此事蹊跷，但因两地相隔数百里，遣人赴杭州核实至少需五六日往返，短时间内无法取得联系，一时半会分辨不得真假。

前线王帐内，钱俶看完请罪书，勃然大怒，命令孙承祐收拾残局，此祸既由他起，理应由他解决，若兵变已成，当断则断；若宋军生疑，剖白心迹，总归一句，这祸事须得从源头上掐灭。

同样，孙太真对于儿子恨铁不成钢，李元清献计拙劣，钱惟治一眼识破，反倒是他竟信了这借兵借地的鬼话，未曾学到钱惟治半分沉稳睿智，愣是将吴越置于险境。钱惟濬自知有错，跪地请辞世子之位，恳请父母顺应内外人心，立兄钱惟治为嗣。孙太真闻言转身写下书函，令他携信面君请罪。

潘美为探虚实，驾船逼近龙翔军水寨，不料江面骤起烽烟，龙翔军与宋军展开激战。龙翔军虽奋勇奋战，终究兵力悬殊，在烈焰与箭雨中渐溃。李元清遥望这一惨状，悲痛欲绝，深知大势已去。

随后，曹彬、潘美欲以“擅启战端”为由问罪钱俶，却先收到钱俶主动送来的请罪文书，孙承祐代替他表明原委，消除了双方误会。钱惟濬持信去见父亲，跪在地上向钱俶请罪，钱俶讲述自己过往，看着孙太真的书函，终究不忍重罚，只是下令杖责四十，既保全宗室性命，又向宋廷表明立场。

没过多久，两军在江宁城外会师，钱俶主动将麾下三万水陆兵马指挥权交予曹彬，以示坦诚与合作诚意。按照以往，礼制藩王仍保亲军建制，钱俶却打破惯例，正是用行动诠释“纳土归宋”的态度。如此，吴越宋联军始成整体，为半月后攻克金陵奠定胜局。

## 第45集：南唐覆灭，忠将护国

徐铉踉跄奔回南唐金陵时，大殿内气氛格外沉重，而他一入殿门便踉跄扑倒在地，以额触砖，痛陈自己轻信吴越许诺以致误国，上愧列祖开创基业，下负江南万里山河，每一声都带着哽咽，字字剌在李煜心头。然而李煜心里清楚，相较于徐铉，自己的错更大，错在没有听从李元清的建议，负了三军铁甲，更负了百万生民，生逢乱世，

纵是身为帝王，亦如飘萍无力自主。

当天夜里，钱俊陪着钱俶闲谈，劝慰他不必烦忧，尽管世子不谙武事，但比那些终日醉生梦死、狎昵女史的宗室子弟，已属勤勉。钱俊又举南唐李煜为例，称其至少能倾心文墨，算得风雅出息，可惜治国能力尚且不足。钱俶清楚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只是序幕，南唐一事注定赵匡胤统一决心，所以他绝不能让麾下将领愚忠顽抗。

公元975年寒冬，宋军与吴越联军合围金陵。城破前夕，枢密院副使陈乔、学士钟倩等文臣，深感国家无望，无颜再见国人，相继自杀。李煜本欲携鸩酒赴太庙自尽，但他既缺乏项羽乌江自刎的霸烈，亦没有崇祯帝“君王死社稷”的狠绝，只是蜷缩在寝殿帷幕间，伴随着小周后一支舞，以血泪研墨，挥毫写下那篇《破阵子》，将四十年家国、三千里山河的繁华与崩塌，尽数浇灌于词章之中。待天亮后，李煜携众臣出降，自此南唐倾覆，二十二州重归版图。钱俶亲睹此景，心中无限悲悯。

因为吴越军先入江宁，部分宋军愤懑不平，主帅曹彬严令弹压，警告众将士不要心生不轨，并以此试探钱俶。同样，钱俶亦有自己的考量，为避嫌不入江宁城，委监军丁德裕为入城使。时至今日，李元清仍做顽抗，率领黑云都数百残卒，嘶声高呼“壮士五千行，旗号黑云都，有生斯有死，昊血祭唐吴。纵横三千里，俯仰五十州，江南有义士，九鼎不能收”，誓死守卫江南最后一寸土。

待忠顺都入城平乱，钱惟濬愤怒李元清尚在人世，立命追杀，丁德裕趁机下令全城大索。一时间，各部士卒破门闯宅，劫掠财货，昔年繁华的六朝古都，顷刻哭嚎遍野，火烟四起，百姓如堕修罗狱，妇孺惊走街衢，老者伏地哀泣，所谓“王师克复”，竟成一场浩劫。钱俶与曹彬闻讯急率亲军入城，看见城内沦为焦土，钱俶痛心疾首，当场严惩违法将士，怒而欲斩丁德裕。在众将士苦苦相劝下，钱俶终割丁德裕右耳示儆。江宁事定，钱俶班师回朝，于江宁城外遥拜辞行。

李煜被押至汴京请罪称臣，丁德裕记恨钱俶，在朝堂上向赵匡胤参奏，反被赵匡胤贬斥房州。散朝后，赵普向赵匡胤谏言，当务之急应一鼓作气拿下吴越，赵匡胤认为不宜即刻对吴越用兵，曹彬、潘美亦言强攻必致惨重伤亡。赵匡胤权衡再三，决意下诏，召钱俶入京觐见。同一时间里，房州衙内主簿郭越早早候在道旁，直至一辆简朴马车碾尘而至，立马带着其他官员起身相迎。百步外茶棚下，李元清缓缓搁下陶碗，露出半张沧桑面容。

## 第46集：钱俶入京，君臣交心

郭越陪着丁德裕在房间里喝酒，几盏浊酒下肚，丁德裕借着醉意渐露狂态，扬言赵匡胤扫平南方诸国乃大势所趋，吴越终不可免。而他旧功自矜，如今外放贬谪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待日后赵匡胤思及旧事，迟早要将他宣召回京。很快，郭越不胜酒力，伏案醉倒，李元清如鬼魅般推门而入，剑光一闪，丁德裕顷刻殒命。

不久，钱俶收到入京朝觐的诏书，以沈寅为首的臣僚们争论不休，核心忧虑有二：其一，担心钱俶此行如同当年南唐后主李煜入汴，一去不返；其二，又恐拒诏会为赵宋提供兴兵问罪的口实，使两浙生灵涂炭，步南唐覆亡的后尘。权衡再三，钱俶决意亲赴汴梁，携妻孙太真及钱惟治、钱瑛同行，独留世子钱惟濬监国，并嘱托沈寅等重臣辅佐，暗中做好对策。沈寅看着队伍远去，提醒钱惟濬须得做好“权摄两军节度留后”的准备。

楼船驶离钱塘，缓缓北行，孙太真陪着钱俶凭舷远眺，提及母家旧事，那座曾经作为海商枢纽、驻有亲族的黄龙岛，自从舅舅与三哥归养后，早就日渐荒芜。如今商船要么直航钱塘，要么转泊台州博易务，反倒是寻常渔户商贾，偶尔登岛避风歇脚，无人照管的桃林年复一年恣意盛开，所以大家都给它取了一个名字“桃花岛”。

待船队抵达汴京，太常少卿吕端代表朝廷于城外迎候，礼仪周全。钱俶一行换乘太平车入城，但见街市繁华，人烟稠密，百姓夹道观望，与他二十九年所见到的饥馑遍野判若云泥，令他深切体会到赵匡胤的治理成效。

入城后，接待规格再次提升，赵匡胤陪同钱俶骑马巡行御街。言谈间，赵匡胤对钱俶保境安民、助平江南的“功

绩”褒扬有加，字里行间却绵里藏针，不断暗示天下归一乃大势所趋，吴越归顺更是顺应天命、成就“保全”美名的明智之举。孙太真坐在马车朝外看，街边孩童嬉戏、百姓安居的景象，使她感慨万千，或许眼下便是真正的太平年景。

队伍行至宫门前，赵匡胤特赐吴越王钱俶“入朝不趋、赞拜不名、禁中骑马、剑履上殿”四大殊荣，相当于赋予诸侯王与皇帝近乎平起平坐的象征性地位。赵匡胤亲自为钱俶牵马入殿，赵匡胤在万岁殿设宴，准备好了烤肉款待钱俶。

吕端安排孙太真母女在馆驿休息，孙太真看着周围布局与当年无异，不禁想到了水丘昭券、钱侑等人。吕端告诉孙太真，二十九年来，南平、后蜀、南汉、南唐诸国相继归降，所以专门用来接待藩王的馆驿早就闲置，此番钱俶入京，赵匡胤特拨八千缗专款重整东院，而西院冯道故宅虽空置多年，宗室公卿始终不敢无旨僭占，按理钱俶本该入住冯府。孙太真闻言，表示钱俶不会同意入住。

杭州城里，沈寅为钱惟濬分析天下大势，当今治乱根本，首在土地兼并，东南豪族占田七成却隐漏税赋；次在货币割裂，吴越用开元通宝，宋廷铸宋元通宝，楚地尚且流通铁钱；末在世家坐大，江浙十八姓把控漕运盐利。

同样，钱俶想到了这一点，他与赵匡胤、赵匡义围炉而坐，话题逐渐深入纳土归宋的核心难题。钱俶讲述吴越实行“包税制”原因，以及对于钱币的顾虑，因为两钱材质虽同为铜，但成色、重量、工艺皆有差异，若强行规定兑换比率，实则是新钱兑旧钱，其中差价空间巨大，极易被贪吏利用，若更恶劣者，可能强迫百姓以五百文兑一贯，便成了劫夺民财的恶政。

夜深时分，钱俶和赵匡义已醉卧榻酣睡，赵匡胤则是独自举着酒杯走出门，深知钱俶今晚所言句句属实，字字恳切，世家、税赋、钱币关乎东南国计民生，说明他早就盘算过献国纳土的利弊得失，而他想要做的事，便是将东南完整、平稳地交给朝廷，免令百姓遭受不必要的苦难。

## 第 47 集：雪夜斧声，雄主落幕

待钱俶在万岁殿醒来，身上赫然披着赵匡胤的外袍，赵匡胤等他梳洗完毕，亲自带他前往大庆殿朝会，甫一入殿便当众命内侍设上座，欲使钱俶与自己并肩。钱俶觉得不合时宜，执意立于群臣班列前，赵匡胤倒也没有强求，转而凛然扫视群臣，警告他们凡有言事者，必须当面陈奏，若再有人于背后构陷吴越，必然严惩不贷。

赵普一听率先出班，奏请延长钱俶留京时日，看似盛情，实为软禁。赵匡胤看破赵普计谋，似不经意间提及赵普之子强占民田、纵奴伤人的恶事，愣是将矛头指向了赵陆，顺势下诏革其昭文馆大学士之职，改授河阳三城节度使，明升暗降。紧接着，赵匡胤发布第二道诏书，不仅厚赏钱俶家族粮帛食邑，更破例册封孙太真为吴越国王妃。面对部分朝臣疑忌，赵匡胤厉声申饬，力保钱俶忠名，钱俶叩谢授命。

当天夜里，孙太真为钱俶梳头，二人提及女儿婚事。以往钱俶拒绝多家求亲，无非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多待两年，如今时势已易，长枪大戟未必能护她周全，太平年月欲求长久，终须托付于道德文章里浸出来的人。孙太真心中百感交集，感叹数十载恍然如梦。

月余后归期将至，钱俶在临行前入宫面圣，赵匡胤独召他在集英殿见面。殿内供有郭荣及诸元老画像，赵匡胤命内侍展露出一面旧纛，正是陈桥兵变时披覆在身的黄袍，他自陈心迹，共瞻为郭荣所立石碑，二人多年心结至此冰释。

李元清隐居在台州宁海，学生范墉（范仲淹之父）侍奉身侧，言家中来信催他赴西府“择能院”应试，然其志在山水，颇感踌躇。李元清观天下姓氏纷杂，决定重修《百家姓》以正源流，将“李”字赫然列于首行。

同一时节，赵匡胤写信给钱俶，表达一统之志，并赐回礼，隐有深意。钱俶感念其诚，召集众臣共同商讨，沈寅

断言此乃缓兵之计，吴越危亡恐在朝夕。钱俶听着沈寅的话，愤怒他不该质疑赵匡胤，沈寅见钱俶不听劝告，遂辞官归隐。尽管钱俶虽惋惜，仍厚赠放行。临走前，沈寅得知李元清失明，吩咐葛强亲自处置，葛强见李元清清贫守志、宁死不仕，忽生恻隐之心，私纵其遁入深山。

汴梁城的万岁殿内，突降百年不遇的暴雪，赵匡义端着热酒来找赵匡胤，而赵匡胤紧盯着舆图上的大理与太原。如今北汉尚据太原，南疆未定，赵匡胤感叹自己年老，河山犹缺，遂将收复太原的重任托付给赵匡义，并交予当年取自太原的杏黄纛旗，愤言此旗“沾满天下人之血”。忽而，赵匡胤神情激狂，递斧命令赵匡义力劈地图上的太原，赵匡义汗流浹背，惶恐不能应。及至次日拂晓，赵匡胤独自踏雪出殿，忽感天旋地转，口中念叨着“晋王”二字，颓然倒地。宫人惊呼声中，一代雄主落幕，史载“烛影斧声”之谜，自此笼罩宋初朝堂。

## 第 48 集：太平归心，万里山河

汴京王城，万岁殿内一片肃杀，赵匡义匆匆推门而入，对着床榻上早已没了气息的兄长深深叩拜。以薛居正为首的文武重臣疾趋入殿，没有惊心动魄的政变戏码，在一种近乎窒息的沉重与默契中，纷纷恳请晋王继位，以安天下。公元 976 年十一月十四日，赵匡胤崩于万岁殿，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，庙号太祖，享年五十。晋王赵匡义依“金匮之盟”遗诏，于柩前即位，是为宋太宗。次年一月十八日，改元“太平兴国”。

太祖驾崩噩耗迅速传至杭州，钱俶即刻下令辍朝十一日，举国发哀，更是要亲自为太祖皇帝斋戒净口，以最虔诚的姿态，履行一个臣属的礼数。民间一角，范塘探望李元清，言及自己替乡民调解田土纠纷，无意间的一句话，瞬间触动李元清对《百家姓》的重新思索，赵钱孙李的排序，成为了皇权与世家在民间符号中的投影。

然而国丧哀音未尽，内宫悲歌又起，孙太真病重卧床，临终告诉钱俶，她要将当年作为嫁妆的粮米田地，悉数散与百姓，立下严令“不许收回、贩卖、租贷”；更嘱托身后实行海葬，愿魂归波涛，而非占据寸土。钱俶含泪应允，紧紧抱住气息渐弱的爱人，帝王之痛，与寻常丈夫无异。送别当日，钱俶携子女乘舟出海，目载着孙太真遗体的小舟消失在烟波深处。而后，他独自登上山顶，遥望西湖畔的雷峰塔，久久不语。

宁海县村塾内，李元清与弟子纵论时局，范塘决意投身仕途，以经世之学报效国家。他入职营田司后展露锋芒，清丈田亩、编修户帖等政绩斐然，致仕还乡的沈寅对其颇为赏识，主动举荐。而在杭州，钱俶临终前紧握钱俶的手，叮嘱他莫管世人谤誉，莫理族中遗老遗少，这天下，从来没有千年不绝的宗庙社稷，真正能传承千载的，是那一代又一代不肯坐享其成、肯挣扎、肯拼尽气力好生活着的人。

很快，吴越国面临存续抉择，钱俶在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”的大一统趋势前，为免战祸，为保宗族与两浙生灵，决定纳土归附。他在奉先堂召集宗室百官，以吴越王身份，带领众人诵读钱氏祖训，共拜列祖灵位，举行庄严告别仪式。

公元 978 年，钱俶率亲族臣僚北渡淮水，终至东京，向赵匡义呈上国玺及十三州八十六县舆图，自唐末黄巢之乱以来裂土近百年的江南，至此终告全璧归赵。赵匡义嘉许钱俶审时度势、顾全大局的忠诚与胆识，下诏优抚褒奖。宋朝兵不血刃，尽得东南财赋重地，而钱氏家族也得善终，备受礼遇，后裔千年昌盛，名人辈出。

当褒诏随着驿马传遍天下，正值暮色，钱俶再度登顶，仿佛回到从前。彼时还是九郎君的他，与赵匡胤、郭荣并肩遥望，山河犹在，一幅徐徐收卷的历史画面娓娓道来，从此钱塘江潮暂歇，太湖烟水归静，不再需要依仗天险自保，不必计算军粮辎重，能让贩夫走卒安享三更灯火，能让文人墨客自由行走官道，所谓天下一统，终究是为了让万里山河重归寻常烟火，成就一个太平年。

## 分集剧情介绍

1	2	3	4	5	6	7	8	9	10
11	12	13	14	15	16	17	18	19	20
21	22	23	24	25	26	27	28	29	30
31	32	33	34	35	36	37	38	39	40
41	42	43	44	45	46	47	48		